

武進崔龍著
北流陳荔英

潛
勵
齋
初
稿

王清穆著



崔雲潛先生惠贈



武進 崔雲潛
北流 陳勵行

結褵紀念



潛
勵
齋
初
稿

史渭南

錢君白 韓寶榮
戴傳安 洪長佳

敬刊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五月二十九日龍以大人命與北流陳荔英女士昏同譜宜興史若水渭南江陰錢潔人君曰鎮江戴筱堯傳安巢縣韓鐵如寶榮涇縣洪君昂長佳欲以禮賀謝之以天之方薦疴也既又欲刊文稿爲龍紀念顧亭林先生曰能文不爲文人龍固不敢爲文人顧文亦不能又何敢刊文以重棄物力諸君曰君十七歲前所爲文已盡燬於國難今存此數十篇亦可策方來而覩陳蹟龍乃勉集文五十首荔英詩五十首自今以往吾二人益當自勵以冀無負諸君期望之萬一也文之存者論辨已有別本茲編或以事或以人不文實多云龍自記

自來見道之士事無小大必有不苟同于
流俗之處非彊為異也其所見固非皆尚
所能圓也吾友崔君雲潛之與陳女士
勵行訂婚也且同學文字之切磋進而為
精神之契合其船端非猶夫世之盲目婚
矣前且言期將屆念晚近婚禮之日多思
所片矯正之爰出潛勵齋初稟如干首
質諸當代賢達為嘉禮告成之紀念吾知
此一卷也雖僅窺豹之一斑視彼鑽石約
指光輝遠矣

中藝考民國二十有八年歲在己卯

沈恩孚耆年七十有六

潛勵齋初稿題辭

歲躔己卯。孟夏吉日。武進崔生雲潛與北流陳生勵行行合巹禮於滬之濱。崔生出文五十篇。陳生出詩五十首。合印作紀念。來徵弁言。二生均受經於余。爰說葩經以爲賀。關雎人倫之始。寤寐求之。雲潛旣賦之矣。而關雎之三爲卷耳篇。勵行之自桂來滬也。間關數千里。跋涉艱難。嗟我懷人之什。不爲勵行賦。轉爲雲勵賦。酌彼金疊。惟以不永傷。非關雎之不傷乎。勵行文學通雅。采蘩采蘋。用昭忠信。有齋季女。當爲勵行賦矣。旣醉之五章曰。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雲潛足以當之。其八章曰。釐爾女士。從以孫子。鄭君謂女而有士行者。當生賢智子孫以隨之。勵行無愧士行。他年子孫其逢。寢熾寢昌。未可量也。鳳皇于飛。和鳴鏘鏘。琴瑟在御。莫不靜好。敬摛吉語。用作賀辭。茹經唐文治謹題。

+14206

譜弟武進崔雲潛文稿序

宋歐陽文忠公送徐無黨南歸序曰。今之學者。莫不慕古聖賢之不朽。而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間者。皆可悲也。余讀至此。未嘗不心折文忠公之卓識儼論。而歎後世有志於不朽者之滔滔逐末。何其多也。夫古之所謂不朽盛業者。三立德尚矣。其次立功。立言又其次也。而立言者。雖不必上同尼山之贊易。作春秋。垂教萬世。要亦紀事足以傳世。立論足以濟時。得成爲一家言而後可。非稗販華言。撫取陳義之謂也。自魏晉以降。風俗偷薄。人不自勵修身立功。而競尙文辭。以爲立言。始有文人之目。於是立言之旨替矣。竊嘗攷諸載籍。亙古以來。士之名不朽於後世者。德功苟無足稱。而專賴文辭以垂久遠者寡矣。大抵其人能修身以德。或立事以功。因之爲文立言。則其說有本。而爲當世所重。後之人讀其文。景慕其人。而樂反覆之。是以傳久而不泯滅。若夫馳騁文辭。華言無義。雕蟲小技。僅足自鳴得意而已。何有於世哉。烏望其得以不朽也。卽以文忠公言之。其不朽雖在文章。而文章之可貴。則又在蓄道德也。近世崇湘鄉曾文

正公爲文章巨擘。而文正之可大可久。固在於德業功業。文章特其餘事而已。以是知士君子捨進德修業。而專務爲文辭立言。望不朽於後世者難矣。武進崔雲潛年方弱冠。疆慨然有慕古聖賢不朽盛業之志。與余有昆弟之誼。同受業於太倉唐蔚芝先生之門者也。情交莫逆。相知彌深。憶民國二十五年前同學之時。朝夕相處。春秋佳日。常偕同譜江陰錢潔人鎮江戴筱堯巢縣韓鐵如涇縣洪君昂等。歌嘯於具區之濱。惠麓之野。或則買醉市樓。或則煮茗促膝。雄辯劇談。各盡懷抱。雲潛踔厲風發。豪邁逼人。莫之能及。其有所觸發而爲文辭也。亦如此。噴薄出之。盡淋漓慷慨之致。蓋得陽與剛之美者也。課餘雲潛常從先生究程朱陽明之學。甚得先生贊許。以爲可望有成。又出其餘力。撰胡文忠公語錄通論。輯唐茹經先生政治學。是二編已刊印問世矣。其在董理中者。有重訂王陽明先生年譜等著。觀其用心致力。孳孳以德功爲務。與末世矜誇文辭者異趣也。雲潛自得先生薰獎陶掖。居常以拯人心救民命爲己任。故自律甚嚴。與人接物。絕不苟且。儻由是而益加奮礪。黽勉不懈。庶幾有望於立德之初基乎。民國二十八年五月二十九日。雲潛與北流陳勵行同學昏於滬濱。潔

人筱堯君昂時亦在滬。先期來書謀所以賀雲潛。曰。紀念足垂久遠。而寓意隆重者。莫若諸同譜爲雲潛刊文稿行世。且囑余言冠首。余雖望雲潛他日者。能以立德立功見稱於世。而不願其因是集行世。得一時浮名。願捨此亦無可爲雲潛賀者。且自前歲事變以來。先之舊京論陷。繼以新都不守。疆土日蹙。中原羶腥。雲潛蹇居滬濱。蒿日時艱。悲家國之顛覆。痛恢復之何期。意必有卓越之論獻世。與悲壯動人可誦之文出。而余因淪落窮鄉。未之獲見也。乃勉從潔人等之議。藉以觀覽其文。而序以立德立功之說。爲雲潛晉期不朽賀焉。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五月史渭南序。

潛齋初稿

序

潛勵齋初稿目錄

重修袞袞塔碑記	一
重修臧舟亭碑記	三
常熟徐先生墓誌銘	四
海烈婦祠記	七
清初四先生畫象記	八
胡文忠公語錄自序	一二
五湖泛舟圖跋	一六
王慰農學士傳	一八
鄧母趙太夫人七十壽序	二〇
殷桂舫先生七十壽序	二二
右民國二十三年稿	二二
送孫百朋序	二四

右民國二十四年稿	
重訂王陽明先生年譜自序	二五
左文襄公平稔平回開疆紀略自序	二七
唐茹經先生政治學自序	二八
牡丹詩卷記	二九
先師太倉朱先生詩評手蹟跋	三〇
太倉唐先生萬言疏稿手蹟跋	三一
書許文肅公事	三二
錢潔人鄭韵娟昏序	三四
孟退庵先生七十壽序	三六
贈楊幼安序	四一
右民國二十五年稿	
王丹揆先生文集序	四二
洪琴西都轉年譜序	四五

陳柱尊先生藏太倉唐先生試卷手蹟跋	四六
霜根遺札跋	四八
癸卯紀念集跋	五〇
無錫私立輔仁中學校圖書館記	五二
陳筱石宮保八十壽序	五四
送沈希乾之星洲序	五六
贈朱頌平序	五八
贈陳荔英序	六〇
與陳荔英書	六二
右民國二十六年稿	
汪先生傳	六三
適程氏姑事略	六五
述學	六七
新辨姦論自序	七二

太倉唐先生萬言疏稿手蹟重跋	七三
沈信卿先生與陳柱尊先生唱和詩卷跋	七六
蘿邨讀書圖跋	七八
丙辰同庚六子蘭譜跋	七九
狄梁公碑跋	八一
上陳柱尊先生書	八二
復張菊生先生書	八四
上張仲仁先生書	八七
答某書	九〇
與從遊諸君書	九一
右民國二十七年稿	
寓樓讀書圖記	九三
送洪君昂序	九五
故臺灣總統唐公楹帖跋	九七

上袁伯夔先生書……………九八

右近稿

勵行存詩五十首……………一〇一

右附刻

潛勵齋初稿

目錄

潛勵齋初稿

目錄

潛勵齋初稿

武進崔 龍雲潛著

重修袞袞塔碑記

國家之有忠義。猶天地之有正氣也。天地之所以繫星辰。行日月。載河嶽。維賴正氣。而國家之所以安社稷。奠邦基。拯危亡。亦維賴忠義。當有宋之季。中原板蕩。胡騎憑凌。國家養士三百年。一旦烽煙告警。徵天下兵。無有應者。且兵驕卒惰。文恬武嬉。廟堂無振作之策。軍門無奮勇之氣。權臣掣肘於內。悍將跋扈於外。奴顏婢膝。甘作降虜。故敵至一州。則一州破。至一縣。則一縣破。曾幾何時。南國半壁。亦風雨飄搖。淪爲異域矣。獨信國文公。崛起抗賊。嶺海崎嶇。忠勇堅貞。彪炳千古。而吾邑方外。巷戰死事。尤忠義足激發。千萬世抵抗外族侵略之勇氣。能使貪夫廉而頑夫立者。果何人。卽護國寺僧萬安也。當天祥督師平江。元兵已發。金陵入常州矣。常州告急。天祥使部將尹玉麻士龍。將兵赴援。衆寡不敵。士龍戰死。虞橋。玉亦戰死。五牧死傷盈野。元兵大勝。勢如破竹。以爲常州可

不血刃而得矣。初知常州趙與鏗聞元兵至以城降。後失而復得。故元兵更以爲可不戰而下也。於是長驅直入。猛撲城壘。萬安忠貞自矢。與郡守姚公都統王公通判陳公登高一呼。不期而集者數百人。而寺僧居其半。萬安攘臂呼曰。時亂聊作將。事定復爲僧。曉衆以大義。謂身可殺。城不可降。於是氣薄雲霄。聲撼山岳。修守備。製干櫓。竭力禦之。元將巴延會兵攻不得下。諭百姓降。又不應。怒役城外居民。運土爲壘。土至併人以築。更殺民煎膏取油。以爲砲。焚干櫓。日夜猛攻不息。城中益急。萬安守愈堅。巴延迺叱帳前親信諸軍。八面攻城。城不支。遂陷。萬安率衆大呼。殺聲震天地。困戰於巷。手格殺數百人。力竭而身亦殉。遺骸且不得。時元至元十三年十一月日也。事定。里人感其忠義。覓得袈裟。於寺側建塔以瘞之。名袈裟塔。卽今省立常州中學故址。距今忽忽已六百年矣。荒煙野蔓。荆棘縱橫。里人過其側。能知當年萬安禦賊事蹟者幾希。去秋周教廳長佛海視學吾邑。至塔下。低徊留之而不能去。模範英雄之心。油然而生。於是捐廉百金。責邵校長鶴亭董其事。除榛莽。葺敗缺。逾月而成。予適歸。自無錫見巍巍塔影。聳立夕陽。慨然想見其英風浩氣。與夫當年殺賊慷慨之狀。赫赫

若前日事。千秋萬歲後。與天地同壽。日月爭光可也。留此塔。以爲天下萬世忠義之士勸。豈徒存古蹟也哉。

重修臙舟亭碑記

中華民國二十有三年夏。武進人士。溯先達之風範。慨古蹟之淪胥。於是集議重修。所以復舊觀。資景仰。誠盛舉也。而東郊有宋蘇東坡先生臙舟亭故址。清高宗純皇帝南巡。就其地置臺榭。植花木。葺而新之。爲駐驛之所。自洪楊劫後。金粉凋殘。頽垣敗壁。半委於荒煙野蔓之間。撫今思昔。用爲歎憾。民國之七年。惲侍郎次遠。徐大令桂寶。稍加修葺。已非昔日宏規。邇來更凌替矣。茲值重修。將觀厥成。吾師進士史公季超。命余爲文以壽石。余讀東坡先生傳。不禁感慨。係之矣。先生仕不遇時。神宗欲苛刻。而公諫之以忠厚。神宗性猜忌。而公勸之以推誠。神宗好用兵。而公以弭兵爲先。神宗好聚財。而公以散財爲急。藥石之言。而不能納。故蘇公旣謫黃州。宦情蕭然。有乞居常州之奏。於是携琴載鶴。來隱吾邑。館北岸趙氏而終老。旣沒。里人仰其高風。於其臙舟處。建亭以念之。名

東坡先生艤舟亭。又於趙氏得洗硯池。亦移置於此。略饒泉石清幽。遂首吾邑。里人以高宗南巡駐驛。有呼爲皇亭者。至今猶能道之。今修建重復舊名。顏之曰東坡先生艤舟亭。所以重昔人建亭意。而識蘇公文章道德。示不忘也。予聞之躍然喜曰。高宗人爵也。而蘇公天爵也。人爵極於一時。而天爵隆於萬世。所謂士貴耳。王者不貴。蘇公之文章德業。豈僅賴斯亭以垂不朽。而後之人遊斯亭者。聞蘇公之風。當頌廉懦立。修其天爵。而敵彼人爵。庶乎斯亭之重修。有深意焉。予嘗登臨遠眺。仿佛猶想見蘇公修眉長須。黃冠草履。停舟於岸。而携杖俯仰其間。而予俛視亭下。運河如帶。水聲淙淙。逝者如斯。想與蘇公當年情景。或無異也。而予懷古之思。亦不能自己。於是拜手而爲之記。

常熟徐先生墓志銘

於戲。學之不講也久矣。士大夫之氣節墮地矣。華夏名流。方標光希。鶩索隱鳴新。或拾一二羊金吉石。干謁當路。夤緣奔競。覬弋紳綬。於是樸學敦篤之士。反終身空室蓬巷。沒世而名湮滅不稱。而天更困其志。竭其慮。嘔其心血。抑其意。

氣。又復摧折其天年。使懷才不遇。鬱鬱以歿。予常恨焉。今銘先生墓。益流涕不能已也。先生姓徐氏。諱景銓。字管略。一字選青。江蘇常熟人。曾祖諱某。祖諱某。皆士隱。先生幼穎慧。異常人。讀書勤奮。亦非衆能及。家貧不能讀。入小學。資已先生兒時所積果餌費。然先生不以斯棄學。時讀時輟。時輟而時爲人師。先生嘗曰。日求其所不知。而以所知者教人。所得束脩。卽爲升學用。故終由小學而師範。由師範而大學。由大學而研究院。得學位。然十數年中。艱難之狀。磨折之苦。實非常人所能堪。而先生能忍受之也。初先生學師範於省立第三學校。時無錫錢子泉先生。都講其間。一見卽驚奇之。曰。雋才也。索觀其文。更擊節曰。不識今之學校中。尙有如此好古士。遂受知錢先生。旦夕與論國學。先生之治國學自此始。其後益精摯之。深史學。於古文辭。尤質樸。有兩漢風。其教人也。諄諄每析一題。不厭其煩。閱卷尤篤實。癸酉夏。龍旣入私立無錫國學專修學校。識先生。觀其貌。溫溫可親。卽知其長者也。其後授文史與國概。昕夕得請益。一年來。未嘗有疾言厲色。更佩先生誨人不倦。樂育有古君子風。蓋先生篤於天性。惡標榜。來我校後。益韜晦。閉門治學。不問人間爲何世也。卽興居之間。手一卷。

以一寒士。藏書逾萬卷。家雖無斗石儲。晏如也。比年來。時艱日深。憂患偪人。先生鬨卷。每中夜悲憤。輒擊桌。然默默無一言也。先生病。龍往視之。頰泣下。似有深痛然。先生之元氣已衰矣。竟於中華民國二十有三年六月二十有四日。歿於錫寓。年僅三十有八。門弟子聞之。相向哭曰。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先生雖離世異俗。獨行其志。勞其知於傳經。而卒蹈憂患。以窮死。王荊公所謂罵譏笑侮。困辱而不悔。先生其無衆人之求。而有待於後世者乎。其當世笑之也。固宜。悲夫。先生娶某氏。繼配某氏。老父蟾桂。將古稀。猶在堂。遺孤四人。男子二。女子一。皆幼。歿後。又生遺腹子一家。凍餒無以自存。校長太倉蔚芝。尙書。倡徵贖。海內師友故人。無遐邇。咸應之。得以某月某日。歸葬常熟縣之某處。其生前歷任常熟縣立中學校校長。常熟縣督學。私立無錫國學專修學校教授。著有二十四史平議若干卷。詩文集若干卷。待梓。弟子武進崔龍銘。其墓曰。狐毋人問何世。微言絕也。先生樸學。電馳瞥也。勒此貞珉。俾芳烈也。萬歲千秋。狐毋穴也。

海烈婦祠記

出吾邑南郭一里許。有石龍口。海烈婦祠在焉。祠宇恢宏。廊廡儼然。庭中有古樹。枝柯合抱。猶百年前物。矯矯似喻烈婦之大節。湖石岫嶙。卓然兀立。又若烈婦之志不可奪。登堂竹簾低垂。隱隱見大書曰海烈婦神主。昔曾肖其像。易主不知幾何年矣。按鄞縣周容傳其事曰。烈婦海氏者。徐州人。夫陳友亮。食貧。婦有姪從戎毘陵。謀依之。丙午春。遂以婦行。至則姪已奉調去。徬徨旅舍間。計無所出。里中某聞婦艷。就亮。亮時單。得某懽甚。婦謂曰。某織兒也。奈何與曠。亮不聽。某至。輒嫂呼婦。期一見不可得。乃爲計曰。兄坐困非策。不若附漕舟歸。徐亮曰。如資何。曰。弟善漕舟。某輕財。能書算。分其勞。子歸便訪之。慨然命登舟。凡十艫。以一艫處婦。當刑牲誓。三人爲兄弟。優戲連日夕不止。鄰舟男女笑聲相接。冀以蠱婦心。婦掩窗治針綫。稱疾不一出。已而亮承往蘇市。婦泣曰。吾二人就此計益左矣。果往蘇。則二人永訣在今日。亮曰。若厚我。奈何拂若意。且舟中耳。耳目可無他。竟往。是夜某穴窗入。婦呼舟人謂盜也。互驚起。某逸去。篙

師妻相慰解。婦曰。吾意已決。再來辱矣。戶甫闔。卽自縊。次日。某坎米埋婦尸。以二十千賂篙師。迎亮殺諸塗。篙師念曰。爾昔毆我。何既死其婦。又欲殺其夫乎。蓋三人誓爲兄弟日。貯牲血。將以歆神。篙師偶踰。跟過其地。受毆。故云然。遂馳告亮。鳴官。官驗尸發米。顏如生。衣上下紉密。不可解。抵某法。并杖斃某。烏乎。烈婦遇人不淑。處境迍邐。奮其志。而不恤其身。其節烈有足多者。建祠已二百餘年。里人過南郭。無不瞻仰而切欽遲。烏乎。烈婦不死矣。方今禮教凌夷。閨德蕩然。男女之大防壞。人倫之綱常廢。如烈婦者。誠罕有其匹。吾邑承先哲遺型。流風餘韻。猶有存者。更當發潛德。闡幽光。樹坤道之標範。以爲天下倡。余故爲之銘。書於貞石。以垂諸久遠云。銘曰。

乾坤正氣。磅礴鬱結。綱常以尊。名教不蔑。唯斯烈婦。行芳志潔。竹箭有心。松柏抗節。富貴不淫。威武不折。從一而終。性逾堅鐵。抱璞毘陵。丹忱碧血。明妝如生。凜若冰雪。際此正道裂。而人倫缺。烏乎烈婦。乃巾幗之人傑。千秋萬歲。永不滅。

清初四先生畫象記

予讀班書志藝文。罕錄畫象。惟論語類有孔子徒人圖法二卷。卽七十子圖也。豈其時漢畫猶未工與。抑以近於技術。特棄之與。心竊憾焉。古者圖籍竝重。衣冠有圖。宮室有圖。詩禮名物皆有圖。易以象稱。象者像也。史稱武丁夢帝賚良弼。圖形旁求。得之傅巖。殆畫象之權輿。水經注。金山冢前石祠石廟。四壁青石。隱起。有書契以來忠臣孝子貞婦。與孔子弟子象。今所傳拓武梁祠畫象者。卽此。然其象特粗具人形而已。迨瞽霸畫鄂褒二公。毛髮悉動。形容逼真矣。他若凌烟之圖。功臣雲臺之圖。名將文學館之圖。十八學士。文翁石室之圖。十二弟子。有宋一代。東坡劍南諸人。多題詠畫象之作。可見畫象之在唐宋。已爲朝野所重視。至遜清。曾文正公。更有聖哲畫象圖。竝爲之記。南薰殿藏象亦夥。自宓犧迄於先明。洋洋大觀。日本紫宸殿內。亦縣漢唐名臣象數十幀。泰西近賢。來遊中國者。遇有古像。不惜以重金易去。甚矣畫象固中外所同珍矣。前年番禺葉譽虎總長。出其先德蘭臺先生所集名清代學者畫象者。精印行世。收羅雖富。體例未嚴。夫畫象之意。所以廉頑立懦者也。今以風流自命之隨園。貳臣失節之梅村。亦濫廁其中。輿觀之意。何在耶。晚近以還。藝苑溝壑。高譚氣韻。上訴

眞宰。下造丘壑。作畫不求形似。遺象迺以取神。至若寫眞。等諸筆匠。不知我國畫學。首重貌人。曹不興顧愷之吳道子輩。皆以此道鳴。荆關董巨之山水。次之。周文矩仇十洲之界畫。又次之。徐熙曾荃之寫生。更次之。今世收藏品鑒。偏重山水。一見圖象。則以不知誰何置之。然亦思釋氏尊教。動繪雙樹下涅槃。耶徒佈道。不忘十字架怛化。若夫曾參易簣。季路絕纓。典型既遙。瞻拜無據。何以起人忠孝之思也。我世丈憚公叔謀。日擊閱之。於是出家藏清初四先生畫象付痰池。以爲子孫永寶興觀。亦所以爲天下風氣倡。旣成。囑龍乞吾師太倉唐蔚芝尙書爲跋。尙書以爲足勵志氣。示來者。特爲文識之。竝考王君煜烽所疑爲傅青主先生者。曰。不類傅先生也。故述南田麓臺鐵生三先生事。而未及傅先生。龍謹按傅先生傳。考先生行徑。每日樵山中。置書擔上。休擔卽取書讀之。性喜酒。或時出遊。與子共挽車。莫宿逆旅。仍篝燈課讀。驅車所至。病者集車前求診。悉寫方予之。所活無算。今所傳婦科。皆以青方之名加之。今圖之騎牛從奚。似乎不類。然代步。豈必以車。步從。或卽其子。取以相附。誰曰不宜。龍敢書其事。補尙書所未及者。先生初諱鼎成。字青竹。後改諱山。一字仁仲。別署公之。它亦

曰朱衣道人。又字齋庵。山西陽曲人。少有異稟。六歲啖黃精。不樂穀食。父強之。始肯讀書。過目成誦。明季天下大亂。宦闈橫行。提學使袁繼咸爲闖黨巡撫。張孫振所誣。先生約同學瞿良直詣通政鳴冤。三上書。訟之不直。伏闕後得昭雪。先生直聲震天下。甲申國變。夢天錫黃冠。遂居土穴。奉母不復出。清康熙一十有九年。先生年七十四矣。詔舉博學宏詞。先生不應。有司令役夫舁其牀以行。二孫侍。將至京師三十里。先生以死拒之。不入城。魏敏果公知其志不可奪。以老病代辭。卒免。嗚呼。其高風亮節。似更出乎三先生上矣。擬之顧亭林以死抗特科。王船山黃梨洲之不食周粟者相彷彿。善畫山水墨竹。工詩文。及金石篆刻。有霜紅龕集傳世。其藝術亦不讓三先生也。嗟乎。士君子嚴出處進退。不苟用於世。雖空室蓬巷。亦足嘯歌。四先生中。南田齋庵。生逢末造。睠懷故國。多薇蕨黍離之慨。故抱殘守缺。僅僅以文苑隱逸傳。而未得一展其抱負。鐵生雖生盛世。僻介孤高。而遭遇尤屯蹇。終鬱鬱以歿。麓臺官至司農。其遇似隆。然朝廷以閹立本視之。功業未建。亦同三先生以藝術雄一代。是以前予終爲之扼腕也。今瞻視遺象。緬想風徽。音容笑貌。奕奕如生。若通其警歎者然。詩所謂高山仰

止。景行行止。雖不能止。心鄉往之。龍實低徊留連不能已也。謹爲之贊曰。

卓矣先生。匿采禪扃。北宋演派。東園寄情。蹟羞王後。書馳楮聲。遺象奇古。氣度

觥觥。

南田

簡矣先生。供奉楓宸。一官如客。雙管生春。胸中塊壘。筆底烟雲。其身作宰。其志

逸民。

麓臺

剛矣先生。笑傲公侯。畫不可奪。寧斷其頭。敝屣青紫。世外優遊。硜硜之操。與鐵

石儔。

鐵生

清矣先生。恥食周粟。氣節堅持。耿介拔俗。韓康埋名。孺子濯足。車轍終身。超然

不辱。

青主

胡文忠公語錄自序

附目

國家之治亂興衰。常繫於政治。民族之強弱利鈍。亦常繫於政治。世運之變遷。風氣之轉移。亦厥維政治是賴。我國政治學。雖無專書。然政教號令。風俗典章。具詳於經史。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千古不可磨滅者也。孔子曰。爲政以

德。我國政治學之權輿也。禮記言修教齊政。尙書言唯幾唯康。箕子陳洪範。垂無偏無陂之箴。周公作無逸。示保惠教誨之準。我國政治學之精義也。聖門立教。政事次科。曾子得其心傳。大學昌治平之道。我國政治學之徑塗。更燦焉具備。燦震萬世矣。今之人不警。囂囂然曰。我國政治典章。封建也。我國政治制度。專制也。於是言政治者。不曰法蘭西。卽曰美利堅。不曰盧梭。卽曰孟德斯鳩。而國家政治。亦斷斷效法他邦。故近四十年來。紛呶不已。幾無政治學之可言。要知制度典章。可以易。而天叙天秩。不可變。我國五千年來。政治之精義。更不可蕩然而漸滅。夫立國大地。必有其所以獨立之特質。庶乎兀然不能動。卓然不可拔。若盲從馳驅。與各國同俯仰。奈之何。國不貧且弱也。况外邦之所謂政治。舍本而逐末也。其言軍政。則侵略攻取以爲強。而我國重以德服人也。其言吏治。則嚴法威名以爲美。而我國尙以教化人也。其言理財。則爬羅剔抉以爲富。而我國主藏富於民也。試觀漢唐宋明諸賢。以經術爲政治。博正純粹。天下得臥治無事。卽有清益陽胡文忠公。當中原板蕩。羣盜猖獗之際。以文學之臣。崛起其間。奮其忠勇之氣。經以博大之思。受命於危難之秋。周旋於困苦之中。不

因將驕兵惰而灰其心。不因糧匱械缺而墮其志。雖敗於金口。潰於麥山。楚歌四面。呼援無應。而文忠堅苦力戰。克武漢。復蘄黃。圍九江。救瑞州。爲東南一大轉機。予覽其遺集。不禁流涕焉。文忠當時初僅一黎平知府。又疆吏如吳文鎔。崇倫。官文。勝保之徒。昏庸貪墨。直不知兵政吏治爲何事。而文忠能折衝其間。功則歸人。過則歸己。方得從容收拾。卒底大功。故文忠外而抵禦強敵。內而應付大吏。苦心孤詣。血性感人。實亘古而不滅。尤可矜式者。爲政則躬自刻勵。懲貪惰之風氣。樹振作之規範。軍政則以靖亂爲職志。首創守於境內。不如戰於境外之論。爲天下大聲疾呼之。疆吏之能破除地域。以援鄰封。自湖北始。而湖北尤自文忠始。卽將帥之間。調和歡洽。親如骨肉。所謂有昆弟布衣之誼者也。其理財也。則減錢漕。裁冗費。杜中飽之弊。寓警吏之法。教忠興廉。國足民豐。此千古所當效法者也。而其爲國家扶植忠良。愛惜人才。舉賢滿天下。中興將佐。何一非文忠薦剡力保之人。故文忠雖齎志以歿。而曾左諸賢。得循其遺規。卒成中興之業。豈不偉歟。故其遺集。舉凡奏疏公牘。批札咨答。無不出諸性情。得於經驗。讀之。可使貪夫廉而懦夫立也。予幼時卽喜經世之學。前年負笈省立。

常州中學課餘家讀。汪焦西先生卽以是書示予。謂能寢饋其間。終身用之不盡。予選讀之。覺眞性流露。愛不釋手。然而猶未能領略其精義也。今暑假歸。蕉窗無事。開笈手校之。拳拳不能已。比開學。請業於唐先生。問政治之學。於是卽以此爲課。擇其精要。緝成語錄。以爲身體力行之用。曩者蔡上將松坡。亦有語錄之緝。今蔣軍委員長介石所緝。亦祇益民政。予茲區爲八。其有關於地理典章。以及精微處。更加詮釋。以爲發揚我國政治學之初基。而異日救民命。正人心。挽垂危之國運。開萬世之太平。亦皆自此編簡。簡練揣摩始。

學之不講。尼父所憂。大經大法。學則鴻獻。故緝學問第一。

李唐肇基。端賴房杜。國所以安。維選弼輔。故緝用人第二。

民惟邦本。本固邦甯。小人懷惠。君子懷刑。故緝民政第三。

漢志食貨。理財之祖。國能足食。敵彼强弩。故緝理財第四。

止戈爲武。靖亂禦侮。能懼好謀。慎彼鉞斧。故緝軍政第五。

不教而戰。謂之棄民。孫吳六韜。古法式遵。故緝兵法第六。

知地知天。勝迺可全。洞形察勢。如決山川。故緝地勢第七。

荆公保甲。自衛良法。寓兵於農。閭閻協洽。故緝團練第八。

五湖泛舟圖跋

予好遊。尤喜水。兒時里居。不常出郭門。年十一。赴桃源戚家。過郊之白蕩。水清冽可鑑。掬弄之。似有戀戀意。明年家人遊西瀟湖。以予穉。不偕往。堅請始許。舟行湖心。烟水迷離。如入畫圖中。予驚喜而呼。鄉所見白蕩。一勺水耳。又明年。學校有畢業旅行之議。予遂以遊五湖請於衆。由龍渚下水。時方春仲。綠波萬頃。日光到映。如金蛇。視西瀟湖亦一勺水矣。昔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予遊瀟湖而小白蕩。游五湖而小瀟湖。其樂亦可知也。然猶未有如今日之泛舟五湖樂。烏可不記。當蠡園之遠矚也。烟波浩渺。霞光掩映。風帆起伏。沙鳥沈浮。湖山間靈秀之色。已撲人眉宇矣。於是買游艇二。各放棹鼓盪乎三萬六千頃之中。而七十二峯。亦似隱似顯。出沒於飛霞流雲之間。當斯時也。天風浪浪。湖山蒼蒼。浩浩乎縈青滌白。外與天際。四望如一色。於是引吭長嘯。擊楫高歌。慷慨激楚之音。盤旋乎九天雲霄之上。其樂直不知人間爲何世。而天地

問如我輩者有幾人耶。回顧蠡園蒼茫不能辨。唯其東隱隱見有林木者然。問諸舟子曰。高子水居也。昔忠憲公讀書處。其西亦似有兀立如山者。或卽吾鄉夫椒山。吳越鑿兵處也。予俯仰其間。不禁感慨係之矣。夫秦伯虞仲之所造。闔閭夫差之所爭。范大夫之所歸隱。其陳迹皆無有矣。人世星流鳥逝。三千年來。學士騷人。或泛舟以傲遊。或小築以卜隱。不知幾許人矣。而今能道者。惟范大夫與高忠憲。其餘無聞矣。况近之世。昨白雲而今蒼狗。今日之遊。未知能與湖山同壽否乎。予敢與諸君子約。使予他日。縱觀黃河之奔流。長江之浩蕩。如不能乘長風破萬里浪。吞四海之水。吐潤乎蒼生。亦當與諸君子歸老於五湖。居天地靈氣之所鍾毓。吳越之所包孕。攬江東之鎖鑰。據古吳之幽勝。於是訪大夫之遺跡。尋西子之芳蹤。漁於寂寞之濱。耕於寬閒之野。或結茅以讀易。或扁舟以徜徉。朝飲木蘭之墮露。夕飡秋菊之落英。其水清矣。可以濯我纓。其藻潔矣。可以療我飢。更於蒹葭秋水間。摻執而譚經。諸君子其有意乎。衆笑而不語。旣歸。猶喜躍不已。而予夢魂亦縈繞於五湖羣峯間也。其明日同游諸子宜與史龍雲。史惠南。江陰錢君白。巢縣韓寶榮。涇縣洪長佳。無錫陶鍾秀。皆有作并

屬吳縣吳雨蒼續圖以紀斯遊。圖成。龍亦於是乎書於後。以誌其樂。并抒懷抱云。

王慰農學士傳

學士吾師王旭占先生季子也。習游泳。遭滅頂。既沒之二月。先生馳書告龍曰。吾兒罹不測死。其學行有可道者。且輟學能終成其學。亦不易。吾甚哀之。君其爲文以垂永久。龍聞之。悚皇不敢辭。謹按學士諱九成。字慰農。又號慶成。江蘇江陰人。家世農。其尊人旭占先生。則講學學校。伯仲亦于役在外。學士少聰慧。華秀穎堅。讀書勉努有大志。小學業畢。先生以稼穡乏人理。令學士在家董之。且詔之曰。我國以農經國。國本在斯。兒其務本乎。足分我內顧憂也。學士弗敢違。於豈率家人躬耕隴畝間。茅蒲襪。脫衣就功。作息晏然而學士志猶未在此也。比年來四海鼎沸。萬象門新。我國農業。則仍墨守舊規。衰落頹敗。不堪復問。揆諸時勢。非急事改良不可。有識之士。蹙然憂之。于是學士慨然請於父兄。欲升學謀深造。且曰。處今之世。有學則生。無學則死。兒於學。昕夕難忘也。先生

嘉其志而許其請。遂考入縣立師範學校。非其志也。轉入省立上海中學。又以學貴專門。改入省立蘇州農業專門學校。學更潛摯。倍昔日。成績爛然。師長交譽之。畢業後。又考入南京金陵大學。益究心農學。上而漢志典考。下而歐美制度。靡不蒐討精詳。駸駸乎有恢復我國農村。闡揚我國農學。挽回我國農業之大志。而師長父兄以及鄉人士亦莫不屬望之。卒得學士位。先後任浙江奉化武嶺等農校教職。循循善誘。學子悅服。一年後。積勞成疾。養疴家居。有規劃農場之策。未就。而安徽安慶海口等農業改進社。堅欲聘學士主其事。不數月。湖北武昌農村試驗區。又特聘學士爲指導長。學士以改進社任職伊始。不得已却之。數月後。武昌試驗區。又堅欲學士往。固辭不獲。於是毅然就道。奔走數千里外。不幸蒞職甫週。竟以習游泳遇滅頂凶矣。時中華民國二十有三年七月二十有三日也。存年僅二十有六。夫人氏張。無出。以猶子某爲嗣。

武進崔龍曰。吾聞夫有子有言。本立道生。尙書言本固邦寧。農業我國之本也。近世學者。忽而不講。咸兢兢於政治經濟之學。而奔走資緣於士大夫之門。來自田間。固成毛角也。如學士者。識誠卓矣。力尤毅焉。何天不假以年。而一展其

抱負。使懷材質而不得用於世。竟死非其時。而又死非其命。烏乎。是亦悲矣。

鄧母趙太夫人七十壽序

予嘗見世俗之壽其親也。辭多溢諛。非名士之嗟來。卽阿堵之易得。其稱母德也。言相夫必曰鹿車鴻案。言教子必曰畫荻丸熊。而不知至德根於天性。其質雖不愧古人。而其言其事。又何必期於儒雅。予觀夫章氏學誠所謂述其言辭。原本論語孝經。出入毛詩內則。劉向之傳。曹昭之誠。不啻自其口出。文體之詭極矣。而典亦競尙浮靡。以狗馬聲色爲娛親之用。而實誇耀里黨。此皆壽其親不以其道者也。孔子曰。禮與其奢也甯儉。求諸今世。不數數覩。今鄧世丈春先春澍之壽其親。可以當之弗愧矣。甲戌秋。爲太世伯母趙太夫人設脫之辰。龍適返里。春澍先生告龍曰。吾母今年七十矣。恭儉仁愛。歸先子而偕隱。全先子節。而督春澍兄弟嚴出處進退。實大有造於吾家也。吾聞尙齒之典。肇自有虞。洪範衍五福。天保上九如。爲人子者。娛親承歡。本分內事。春澍兄弟雖貧。亦安敢菲薄。然雅不欲與達官貴人之壽親同。故謹將歷年所績。名勝圖縣諸庭。而

與家人及門弟子晉一觴。以博吾母歡。適苔岑吟社值課。遂以含飴弄孫暨臥遊兩圖爲題。徵詩爲吾母壽。君其亦譔文以壽吾母可乎。龍聞之。悚然不敢以不文辭。迺謹爲之言曰。太夫人我太世丈伯勳先生之繼室也。先生樸學。不遇於世。而太夫人亦澹泊自甘。茹苦無慍色。龍龕齠時。先王母賈太淑人。嘗訓龍曰。爲學刻苦。當效春澍鄧先生。蓋吾家敝廬。自刼後蕩然。時正與太夫人同卜一宅。太夫人當秋庭月上。督春澍先生攻古文辭。而已紡織。常夜分不寐。書聲機聲。達於四鄰。迨春先春澍兩先生名於時。而太夫人殷殷垂訓。猶未嘗一日懈也。比年來。太夫人挈春先春澍兩先生。小隱雲溪。春澍先生則以文酒自娛。而太夫人亦弄孫自樂也。予有感焉。天地磅礴扶輿之氣。每鍾於舊族名門。而舊族名門之所以積德弗替。恆出於賢母之教化培植。昔陶靖節歐陽文忠之所以爲循吏爲名臣。皆從母教來也。晚近以還。教化凌夷。風俗頹敗。家庭間自然之愛情。亦漸滅而將無存。獨我太夫人能承伯勳太世丈之志。而垂訓於春先先生兄弟。而先生等又能先意承志。抱道自重。不與濁世俯仰。於以知兩先生實具易潛龍之德。而太夫人更有貞固之象也。今太夫人年古稀矣。康強矍

鑠。神明不衰。其將由耄而耄而期頤。而春先春澍兩先生。其亦由藝而至於道。由名士而躋賢哲。其大正未艾也。太夫人亦願而樂之乎。

殷桂舫先生七十壽序

天地有凝重沈靜之氣。磅礴鬱積。鍾於上。則爲日月星辰。鍾於下。則爲河嶽泰岱。鍾於人。則爲康甯。爲壽考。易象兼山爲艮。其彖辭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道光明。言動靜中節。而有貞固之象也。魯論曰。仁者樂山。又曰。仁者壽。故曰。天地凝重沈靜之氣。鍾於人。則爲康甯。爲壽考也。今徵諸世丈。桂舫殷先生而益信。先生今年古稀矣。朱顏白髮。精神盎然。蓋先生所謂得天地凝重沈靜之氣。而有易兼山之象者也。先生孤露餘生。少遭屯蹇。艱困之况。實非常人所能堪。而先生堅持獨立。從容其間。子輿氏所謂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先生蓋得動心忍性之道矣。先生之於政治也。識見過人。有決斷。而能體民瘼。歷肩大事。遇艱難案。剖之如燭照數計然。故北地多稱道之。然去就綦嚴。有廉介剛直之風。以先生才。非可以百里

拘之也。先生於學術。則潛心精筆。刻苦切實。於儒家外。若天文陰陽和緩黃老之術。靡不精。而於丹青。宗南田老人家法。說者許爲繼人。寸縑零紙。得者寶之。然先生不屑應世。如時下率爾沽名者流。龍少喜丹青。而不諳績事。曩者家大人一日袖扇負歸。出示龍曰。此桂舫殷先生所作也。視之風骨正澹。心竊慕之。其後先生亦來余家。與家大人論時務。龍竊聽之。議論之宏深。識見之卓越。知爲非常人。心愈慕之。而未敢謬然出謁也。比年來。先生於家大人前。殷殷問龍所造。而龍亦稍稍得接先生。上而經史之門徑。下而藝術之奧妙。以及天下古今事。無不叩如響。應如瓴水之下注也。近余家徙新宅於周線巷。更與先生衡宇相望。春秋假歸。時得請益矣。先生七十稱觥。龍適旅學無錫。未及趨堂。於是壽以言而謹爲先生卜。先生豈必如文彥博之九十而躋極位。張柬之之八十而登鳳閣。而高潔之胸懷。必能垂大名於來茲。越南田之堂。而超鳥目之室。胸中丘壑。時洗濯於明窗淨几間。仁者之性適。先生之壽長矣。更有進者。先明孫夏峯黃梨洲顧亭林諸先生。皆碩德貞隱。年將期頤。或研文藝以自娛。或譚經術以遯世。末嘗一躋於顯宦也。而先生更能於經術文藝之餘。煙雲山水。隨意

揮灑境界之奇。可以心造。環堵之室。可以臥遊。異日俎豆文苑。豈僅執鞭憚老也哉。昔吾蘇陸桴亭先生頌陳溫如先生壽曰。世俗之壽壽於身。先生之壽壽於心。龍學術行誼。何敢擬桴亭之萬一。而先生必能若溫如更擴充之。由壽心而壽人。由壽人而壽世。其壽正無涯也。况先生具易艮山象。動靜有節。推衍而通詩。天保之頌遐福曰。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山阜岡陵靜者也。川動者也。又曰。如月之恆。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如松柏之茂。日月動者也。南山松柏靜者也。以詩九如之頌。合易艮山之象。龍不敏。敢拜手以進。他年於治經之暇。猶願從先生游。以面壁之期。發潑墨之趣。得以丈縑椽筆。寫南山松柏千萬樹。爲先生期頤壽筵作補壁可乎。

送孫百朋序

予得與百朋剪殘燭。坐西窗下。分題課詩。抵掌論文。得佳句輒歡笑叫呼者。二年於茲矣。今百朋將之金陵。同門中贈詩文積稿幾盈寸。有雄邁豪宕。以勉大志者。有纏綿悱惻。用慰離情者。珠璣滿目。蔚爲大觀。又奚以予言爲。然百朋不

棄予。殷殷以得予言爲樂。烏乎。予果無言耶。予欲言而不能言也。予與百朋識最晚。交最澹。而心契則獨深。蓋友道至今。淪胥極矣。疾病相憐。患難相依。元伯巨卿之交。固非敢望於今日。卽譚經術。角文藝。亦鮮有不視爲迂闊。掩耳而疾走者。脅肩諂笑。巧言令色之鄙夫。盈天下。於是外恭而內欺。外良而內詐。鄉愿貌似孔子。王莽盜跡周公。金玉相慕悅。酒肉相徵逐。洋洋乎自鳴得意。以爲能會友樂羣。是誠屈大夫所謂黃鐘毀棄。瓦釜雷鳴。讒人高張。賢士無名者矣。予僻介不知世務。太倉師嘗謂得天地之狂氣。師蓋亦狂者。而能以性理涵養。故粹然爲百世大儒。百朋雖狂。已能步趨太倉師。以性理涵養矣。而予則落落依然。與物多忤。而人亦不能容。惟太倉師能知予。百朋能容予。故予猶與之課詩論文。歡笑叫呼也。百朋之友道如此。予之與百朋之交情亦如此。百朋固相門子。其文章之勁古。書法之挺秀。家學淵源。餘事也。異日者。出所學以用世。爲吾黨之干城。予與百朋。敢共勉之。我輩交情。豈僅僅課詩論文。歡笑叫呼也哉。

重訂王陽明先生年譜自序

余幼時喜經世學。年十六。課餘從同里焦西汪先生問政治。讀胡文忠遺集。意氣洋洋。奮發自喜。慨然以建功立業爲己任。明年來無錫。受業於太倉先生。先生曰。政治必以性理爲根本。子質高明。宜克以沈潛。命讀陸清獻三魚堂集。晴窗丹鉛。有以自得。又讀朱子年譜。慎思明辨。學有進。性情亦稍稍靜安。歲莫將歸。辭先生於邸第。詔曰。理學家見諸政治者。王陽明先生爲一人。子今可以讀其書矣。既返里。讀李贄所撰年譜。怪誕多不可解。未愜於心。與朱子年譜實有天壤之殊。竊欲重行訂正。人事卒卒。未果從事。去冬又得讀錢德洪王畿合撰者。雖視李譜爲佳。而於論學猶多闕。終不快。今年四月。始克屬稿。謬者正之。缺者補之。論學之精粹者入之。弟子著籍歲月之可考者次之。朋輩師友生卒之有據者錄之。又編訂著作年表附之。人有誦法姚江。執卷以求。雖不能歷階如升。庶幾亦可知人論世。有所考覽。是譜之成。案積羣籍。目送手揮。日晷不餘。繼之以燭。每當夜闌寂寂。燈影搖搖。至謫居龍場。顛沛流離。則吾身如同在其地。至平定宸濠。譚笑指揮。則吾身又如同在兵間。若天泉之問答。明倫之講說。臯比自擁。弟子侍旁。更不覺肅然悚然。臨之質之矣。於是時或有憂憤之情。時或

有喜樂之情。掩卷往復。不知東方之既白。董理積稿。都二十有四日而蕝事。爲中華民國二十有五年五月二十日也。或曰君勤矣。於戲。余所勤者。明其學說。行事而已。人有行其學說。效其行事。而強國者。於戲。讀是譜。有知余心者。夫。知余心者。夫。

左文襄公平揜平回開疆紀略自序

天昔有造我中國。拓疆轢宇內。清之盛。東濱海。西壤葱嶺。北迄大漠。南及交趾。又藩以屬。曰不丹。曰尼泊尔。曰琉球。若朝鮮其大者。奉朔北事不在數。橫覽斯世。無大可匹。雖中衰。不盡叛。光緒朝。餘威鞭四裔。西域尤惴服。維湘陰左文襄公。實左右之。前世所謂開疆是也。新疆爲漢西域。聖祖使隸版圖。未盡安。洪楊倡亂。東南荼毒。秦隴回乘隙起。撚逆扇之。新疆於是危且急。其地壤接俄疆。西鄙之門。經緯九萬里。民以牧爲生。亦重鎮也。故文襄忍耄老。輿櫬西行。曰國家尺寸地不可失。此編之作。記其事之顛末。平揜平回。其先河也。故曰左文襄公平揜平回開疆紀略。文襄亢爽懷大志。以漢武鄉侯自許。號曰老亮。試禮部不

第歸臥田園者二十年。非夢賚良弼不出。後文宗顯皇帝。果使郭筠仙侍郎詔之。佐駱文忠公幕。心憂天下。經世炎炎。中謗幾瀕危。其後上下曾侯。撫浙督閩。靖洪楊亂。西征已六十許。功成參密勿。移府兩江。中法構釁。入閩。薨。遺疏以閩督移鎮臺灣。曰。八省門戶。南服要衝。朝省其議從之。甲午終喪。失。文襄不及見矣。於戲。文襄公往矣。天造我者。今何如。國家尺寸地不可失。讀此編。必有感興者。

唐茹經先生政治學自序

當世言經學者。必曰我夫子太倉先生。言文章者。又必曰我夫子太倉先生。若性理學。更靈光巍巍。極東極西。我夫子太倉先生一人而已。嗚呼。人第知先生經學文章。爲當世魁。理學之純粹。根乎天性。式乎人倫。知者已尠。若先生之政治學。體用兼賅。應世悉當。更知者寥寥矣。昔王麓臺司農。以畫名掩治蹟。先生雖非司農所能冀。其萬一。豈亦爲經學文章之所掩。抑亦世運否塞。不尙有舊耶。龍侍先生有年矣。親炙政論。每以正人心。救民命爲最。先生八歲。卽立志爲

伊尹。雖終躋九列。爲天下望。惜大用未久耳。而於政治學。亦無專著。聞嘗擬作政治學大義。分三類。曰奏疏。則備列昔賢之言行功業。國計民生諸大端。曰函牘。則盡羅昔賢之擘畫經綸。兵謀國際諸要務。曰本論。則發揮先生之宏規大略。至今以講學栖皇。未果成稿。雖然先生莊敬日彊。著作未艾。但龍有志考覈政治之流變。欲有所作爲。嘗從事於胡文忠曾文正左文襄諸賢之遺集。而探究其嘉謨鴻猷矣。豈可弟子於先生之宏規大略。反茫然渺然而不知乎。况先生固亦繼胡文忠曾文正左文襄之嘉謨鴻猷。而欲發揚光大者也。於是以先生全書覃研悅繹。以時次類。著之於篇。龍固當激發志氣。宏濟艱難。而當世之職政治者。亦應知我先生有伊尹之任。無伊尹之位。其當師尙寶訓。用康斯世。庶幾中國可以致太平。

牡丹詩卷記

予豈趨炎哉。而記牡丹詩卷也。牡丹花王也。古所謂高士者鄙之。予嘗惑焉。天生萬物。必有其則。三春之時。萬葩爛熳。易所謂亨之時也。其上下志通。尊榮擬

之侯王。誰曰不宜。蓋天地之心。在春之時。非斯又孰寄與。夫松之勁。竹之清。梅之潔。固高士所敦尚。若無牡丹之尊榮富貴。陽息機消。天地昏矣。人之欲獨標異節。以違世異道。往往如此。故士君子冠帶立於朝。侃侃便便。牢籠萬有一乎。經綸。正聖人所謂任也。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又豈聖人之初心哉。予記牡丹詩卷。而重有感焉。此卷爲友人上海沈希乾。誦所有。事在中華民國二十有五年五月日。與泰縣盧寄漚。有驥。同在無錫。登吾師太倉先生之茹經堂。探牡丹未放。二子作詩以留念。嗚呼。太倉先生非所謂高士。抱伊尹之志。無伊尹之位。今隱於五湖老矣。隱者之堂。植富貴之花。其亦身在江湖。心存廊廟。固未嘗一日忘乎富國貴民之宏願。二子之作。殆所謂見志之作乎。光師門之德。使天下文明。出山林而主鼎彝。國士雍容。三月而治。三年而成。聖人之垂教。於是乎觀厥成矣。龍亦辱斯遊。不能詩。書此以歸希乾。竝以自勗云。

先師太倉朱先生詩評手蹟跋

嗚呼。先師之沒。忽忽兩易寒暑矣。潛德不彰。遺著未刊。同門多恫之。龍辱先師

知。中心悵結。何能自己。甲戌夏。予應專校試。先師拔第一。錄正式生。比開學。籍隸一年級乙班。甲班者。舊補習生升之。先師實都講其間。故予未得親受業。但課餘請益。昕夕未懈。先師固獎掖之。譜兄江陰錢潔人君白。先師高第弟子也。與予契。數以先師語勗予曰。朱先生在我班開課日。稱道子。謂乙班崔龍能。諸生幸毋爲後云。吾子勉夫。予聞之。自此不敢稍愉逸。惟恐負先師。明年三月。先師以事辭職歸太倉。留櫛別諸同學。有經經之操。惟諸君諒之語。予憤甚。兄亦奉命挽之。旣歸。告予曰。朱先生爲諸同學來矣。且拳拳子。子將如何耶。予益振奮。每侍講。若別有會心。然後二月有十七日。先師授昌黎丞壁記。往復朗誦。聲琅琅達戶外。自未及申。日暝迺休。翌晨。忽使來告。先師病矣。爲中風。舉校震駭。予急往視。側臥。目微啓。神志湛然。拳幃呼朱先生者三。不應。蓋已不能言。掩淚歸校。方命膳。噩音至矣。投箸往弔。哭諸廟門之外。并經紀追悼事。至今回憶。恍惚如昨。而日月不居。先師之沒。忽忽兩易寒暑矣。嗟乎。先師抱瑰奇磊落之才。不遇於世。龍何幸而遇先師。千秋寂寞。身後之名。固非先師之是望。而龍亦行誼無狀。不足以表先師。顧此卷爲先師手評。持恆詩社社課。時龍十七歲。初學。

詩。今將畢業。展視墨跡。手澤猶新。亟付裝池。子孫永寶。可見師生風義。千古不泯。若龍槍懷知己。感念老成之情。則非此卷所能盡其萬一也。嗚呼。

太倉唐先生萬言疏稿手蹟跋

右吾師太倉先生甲午所上封事手蹟也。常熟翁文恭嘉興沈子培兩太夫子。皆激賞之。稱爲萬言疏稿。惜兩行痛淚。無補時艱。文恭竝手錄宣觀。一時盛傳都下。朝士大夫亦莫不爭道之。是年島夷跳梁。三韓叛藩。國勢岌岌。先生正分籤農曹。中心憂憤。痛哭流涕以陳之。忠愛之情。溢於言表。雖與漢賈太傅之陳政事疏。千古爭光可也。今年龍述先生政治學。賜得封事手蹟。爰謹付裝池。珍藏永寶。並製以景摹。冠之於首。投筆東望。無涕可揮。讀先生封事。更於邑不止矣。

書許文肅公事

中國外交之設專官。實始清咸豐之十一年。所謂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管部者

初爲恭忠親王繼卽和碩慶親王而肇劃董理在同光朝則爲曾惠敏李文忠兩公。戊戌而後。袁忠愍許文肅代之。忠愍宏通慷慨。文肅沈毅堅卓。且有雍容風。兩公專對知機。剛柔翕張。近古罕有匹。我太倉先生佐之久。備聞緒論。今年龍從先生學公牘。尤重外交學。數道兩公事。五月三日。旣畢。湯文正林文忠禁淫祀燬雅片二疏。猶有館晷。告以文肅事。而後知外交之道。固有剛柔之誼。更有所謂譚笑折衝者耶。方先生之官總署章京也。步軍統領治東交民巷道。未固。夜過重車壞之。使館來文詰。辭桀悍。有不准中國人通車語。先生大憤。白文肅。請嚴斥之。文肅頷而不言。有頃。呼先生字曰蔚芝。奚用此。其代我擬文復。可曰。治道爲利中外行車。若禁阻彼此不便矣。後果寢其議。又宮內有大宴。自天子后妃至公卿王大臣皆臨。列邦使亦招與。先期俄使以隨譯人請於署。未之許。親至。忠愍盛氣責曰。中國自有體制。俄使聞之大怒。抗聲叫囂。貴國曰我輩爲夷狄。甲午後卽應從文明禮。何尙不悟。乃爾。勢洶洶不可遏。文肅忽大笑曰。眞笑談矣。吾輩何爲一宴而煩此宏論耶。子毋然。子毋然。俄使赧然退。其事亦遂罷。非所謂譚笑折衝者耶。與惠敏之爭伊犁。文忠之爭償金。雖大小事殊。其

雍容權變。不知又爲何如。文肅在總署時。所器賞者。太倉先生外。曰吳縣鄒紫東尙書。崇明王丹揆廉訪。而陸子欣總揆。隨文肅使俄。尤有特達知。文肅既遇拳匪亂遭寃。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今世變益亟。外侮沓來。欲求折衝禦侮之才。已渺不可得。卽文肅之流風遺韻。亦日月云邁矣。滄桑改觀。人世倣擾。聞文肅事。不知涕泗之何從也。文肅諱景澄。字竹簣。浙之嘉興人。豐額修眉。目爛爛有光。太倉先生云。

錢潔人鄭韵娟昏序

粵維中華民國之二十有五年四月十有二日。譜兄江陰錢潔人。與其同里鄭韵娟女士。結百年好。予於潔人。有昆弟之誼。而又數聞韵娟之賢。其可以無言賀。當二十四年秋。予與潔人同受詩於太倉先生。先生授關雎。則曰易基乾坤。書美釐降。詩首關雎。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可不慎與。厥後又同習禮。至昏義諸篇。先生又曰。一家之或盛或衰。或長久而不長久。皆視乎婦之賢否。一家有秩序。而後一國有秩序。一家能和理。而後一國能和理。維婦賢而後能靜好。能

靜好而後能家齊。能家齊而後能國治。今年又同學易。先生於乾坤則闡剛柔之蘊。於家人則申嚴別之訓。而又總之曰。乾坤生六子。六子生六十四卦。是卽生生之象。人之生不能無羣。昏禮者。所以爲人羣之範也。潔人每侍講。瞑坐構思。退而多發。於易尤盥誦不倦。故其於昏姻之道。固有得於詩禮之教。而又明乎大易之義。其將由靜好而齊家。齊家而治國矣。且韵娟學政事於首都女子法政講習所。以巾幗而有體國經野之心。又世所不數數覩。予聞諸先民曰。有關雎麟趾之意。而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則韵娟之靜好而齊家。齊家而治國。又可知也。潔人於韵娟家爲世戚。其曾王母氏鄭。而其王姑又歸鄭氏。與韵娟齟齬卽訂昏。今且十有一年矣。非所謂基於友朋。未嘗有一紙之修。一面之謀。而能默契於性情。此又適符大易剛柔之自合。嚴別之自愛者。可謂庶矣。雖然。兩人之爲學。趨向自異。原歸一揆。以今觀之。潔人所學。近於師。韵娟所學。類乎官。不知師者官之體。官者師之用。古者聖人卽身示法。因事立教。不嘗於數政出治之外。別有所謂教法也。其所習者。修齊治平之道。所師者。守官典法之人。周家失政。尼山無位。道術分裂。官師迺分。近今以還。政教日崩。官師益壞。爲師

者無長民之志。爲官者又無教民之思。於是師者務其枝葉。官者失其本根。所教者不能致之政治。所行者又不能反乎教育。上下離析。國運日墜。故官師之當合一。政教之不可分離。原道固如此。靜好又何獨不如此也。予知潔人學雖近乎師。何嘗一日忘乎官。韻娟學雖類乎官。又何嘗一日離乎師。更能合而爲一。以爲人羣之範。則昏禮之重。豈僅一家之懋。抑亦一國之光。况兩家烈祖。資分文武。更能合而爲一。旣以射錢塘之潮。進而定東海之波。又以作葩經之箋。進而創黃龍之歌。則又匪惟合詩禮大易之垂訓。更能發聖人立教之微意。而亦吾太倉先生講學之宏旨。潔人韻娟其念之哉。其念之哉。

孟退庵先生七十壽序

東南爲文學淵藪。而吾常州尤爲魁首。梁昭明太子選文。衣被文學於千秋。吾常州人之所爲也。蕭該辨析音讀。吾常州人之所爲也。卽有清一代。莊存與劉逢祿孫星衍洪亮吉。固以經術雄於世。而劉綸惲敬張惠言李兆洛之文學。亦足上窺兩京。下駕八家。輾桐城而別樹一幟。世所謂陽湖派者也。當斯之時。吾

常州文會詩社之盛。亦甲於全國。故老傳聞。自毘陵七子之後。又有所謂嚶鳴社。蒹葭會者。流連詩酒。挖掘風雅。外此遺逸舊僚之三九雅集。寒暑詠吟。更項背相望。蔚爲風氣。同光而後。天步日艱。稍稍衰矣。紀元之六年。金先生栗香。憚侍郎次遠。創苔岑社爲之繼。先輩風烈。賴以光復。壇坫壁壘。爲之維新。於是四方來會者。幾及千人。在常州自爲文學之魁首。而在東南亦隱然爲淵藪矣。其後吳巖尹。劍門繼之。守成弗替。郁大令景溪。又繼之。益恢宏廣大。網羅同氣。雖隱逸於山林。高臥於市廛。與夫抱經國長民之士。莫不蒲輪束帛以招之。而江陰孟退庵先生。亦於是入社矣。孟先生固隱逸之士。亦高臥之士。更經國長民之士也。少負大志。好讀書。科舉廢。業商起家。於詩多特識。亦雅善爲之。今年七十矣。同社諸子。謀所以壽先生。而其哲嗣伯巽。昆仲亦具醴醪。酌酒以甘之。笙簧絲竹以樂之。命俞兒以和桂薑。召許史鼓瑟於繞梁。於時春酒既熟。祥風斯扇。尊俎旣陳。釀學序行。迺有執爵而進者。曰。夫尙齒之典。肇自有虞。壽之誼由來舊矣。雖然。或陳曼詞。或擗瑣節。又匪所以壽先生也。先生少失怙。奉母陳太夫人居。先意承志。弟妹以長以教。至於成立。兄弟同居數十年。怡怡無間言。丁

繁析產。公虧逾千金。先生力任之。而業產不居焉。鄉人美之。鷓兄弟云。敢晉一觥。以彰先生內行之篤。於是又有執爵而進者。曰。先生內行之篤彰矣。抑未足美其救災之誠也。先生自金君翰如舉爲後梅紳董。當光緒癸卯甲辰間。後梅鍋底圩迭遭水災。先生恫之。集父老議。僉以發賑無款。平糶無穀。辭。先生毅然謁知縣。承仕村請倡捐。竝將捐冊鈐縣記。知縣曰。余貧官。杯水不濟事。奈何。先生曰。公一邑尊。登高呼衆。山可應也。於是得捐五十金。先生更走上海。雪涕爲民請命於吾鄉盛杏蓀宮保。曰。困苦之狀。不可忍言。所望惟宮保。後梅之民。實朝不保莫矣。宮保感其誠。慨捐千金。地方官紳亦解囊助之。於是平糶成。而後梅慶再造。敢晉一觥。以彰先生救災之誠。於是又有執爵而進者。曰。先生救災之誠彰矣。抑未足美其任事之躋也。先生之兼任參事也。在紀元元年。其冬駐澄台拱衛軍。譁變。北外閩閩。焚劫一空。鄉人推先生偕鄉會費君鴻聲。縣會何君佩宣。赴省籲請救濟。抵夜將半。謁省長韓國鈞。曰。北外商民。精華殆盡。乞速救濟。弭後患。省長曰。諾。君速回以安人心。余明日當渡江晤馮督商。旣歸。蘇常道道尹殷鴻壽果奉命妥辦如法。人多誦之。其後十四年。奉軍旅長畢庶澄全

師過後梅。民皇皇驚辟。先生獨肩危鷄。出與周旋。地方賴以乂。迨攻縣城七晝夜。炮火不息。傷無數。事稍定。先生與費振之何佩宣章問零陳美齋諸君。又就兼督辦省長韓國鈞問善後。竝道慘狀。歷歷。國鈞曰。余乃去職人員。無能爲力。先生正色對曰。公兼督辦。蘇軍所以困守澄城不去者。督辦之命也。民死傷枕籍。如入水火者。督辦之賜也。雖云去職。猶未交卸。故善後責。匪公奚屬。言訖放聲哭。國鈞亦心未忍。遂允償元二十萬。以江陰忙漕作抵。由省縣簽證給災區。并籌金發放焉。敢晉一觥。以彰先生任事之艱。於是又有執爵而進者曰。先生任事之艱彰矣。抑未足美其肩危之鷄也。紀元之十五年。開浚運河工程。主任吳廷良者。以侵款事發。省令參事會審查。參事員繆福延倡緩議。并爲緩頰焉。先生抗之曰。參事會審查權。無緩議理。案定。翌年。於是有僞造效電。誣陷參事會同人事。先生羈於縲紲者八月。當時先生在江蘇特種刑事法庭。侃侃直陳。參會未發效電。有議決案及電局底稿可按。特庭核之果實。遂平反。先生冤大白。而參會同人亦於焉釋然矣。敢進一觥。以彰先生肩危之鷄。於是又有執爵而進者曰。先生肩危之鷄彰矣。抑猶未足盡先生之懿行也。光緒辛丑。先生翻高

李翁橋。籌八百餘緡。而北橫界河通。紀元八年。開蘆埠港。先生董其事。後一年。又翻百世中和等橋。以濬西橫塘。勞怨任之。溝洫其鬯。此先生之熱心水利如此。先生在光緒丁未。知縣金調卿任爲官立蒼山小學堂經董。又與張道尹謹庵。倡後梅公立南北兩小學。菁莪作育。風氣爲開。章琴若太史。祝丹卿吏部。稱爲西鄉一人焉。紀元之十三年。縣知事張愧庸。又聘先生爲義務教育期成會支會長。贊襄宏規。厥功孔偉。此先生之盡心教育又如此。紀元之元年。先生在參會議。以忙漕帶徵附稅。民負匪輕。應分注教育積穀兩端。縣會決取三成與卿。率三七均之。先生遂於後梅市穀三百石。有備有虞。民忘飢寒矣。江陰至今之有儲金穀者。先生之功也。此先生之關心荒政又如此。他若款產之董理。清鄉之翊贊。與夫周人之急。養民以惠。在桑梓恭敬之德。實繁瑣不敢贅。匪真云先生之懿行盡於此也。於是龍迺復鞠躬再拜捧觴而進言曰。詩云宜民宜人。受祿自天。世固未有不宜於民人。而能受祿於天者也。然則先生固宜於民人。而當受祿於天者也。况先生適性文學。怡情詩酒。誦楚辭而餐蘭菊。讀葩經而樂蒹葭。優游於湖光山色之間。長同爲神僊不老之壽。期頤克臻。康彊矍鑠。每

於春秋佳日。攜杖來吾常州。開筵於苔社。飛觴於艤舟。訪毘陵七子之遺蹟。尋乾嘉諸老之風流。豈僅常州文學之佳話。抑亦東南壇坫之盛事。先生其有意乎。聞龍言亦忻然進一觥乎。

贈楊幼安序

將別幼安。坐塵頭共論學問者竟日夜。娓娓不休。時旁有綠柳兩三株。風拂至面。動聚散之感。予淒抑甚。而幼安必屬予一言爲贈。卽以所與論者歸之。予嘗聞諸侯官陳石遺先生曰。四部之學。以能文爲依歸。我國之能文者。遠古無論矣。近則推桐城姚先生。世所謂桐城派者也。而吾鄉養一大雲諸君子。及湘鄉太傅文正公。實皆餘裔。姚先生發明陰陽剛柔之說。盡文家之奧蘊。用昭我來世學者。而吾師太倉尙書。更宏暢厥旨。迺學派益大。至若鈞稽姚先生之行事出處。與夫師友淵源。發爲文章者。數十年來。寂寂未聞。今有人焉。吾幼安一人而已。行矣幼安。以子溫柔敦厚之質。雖遭世不如姚先生。然世方欲以文事振國魂。議論滿天下。吾幼安正可發憤爲文。昭祖宗之龜鑑。樹大漢之天聲。則所

造又奚必讓乎姚先生。亦或將駕而上之。若能又爲四部依歸。則又小測吾幼安矣。行矣幼安。勉之哉。

王丹揆先生文集序

龍年十八。受業於太倉唐蔚芝尙書。忽忽三載矣。將畢業。出而問世。念受知尙書。渥蒙恩遇。無以爲報。而尙書固今世所謂經學文章之大師。實不知其救世之心。經世之業。爲私淑胡文忠曾文正左文襄。而欲繼之起者。龍迺謹鈎稽全書。成尙書政治學十卷。初考尙書朋輩遍天下。而訂金蘭之契者。有吳縣曹叔彥。編修鎮洋汪仲虎。孝廉元和曹夔。一侍講滿洲世伯先方伯。瑞裕如侍郎。山陽丁衡甫中丞。而崇明王丹揆先生。尤爲切摯。先生與尙書同官農部。又同官譯署。又同舉經濟特科。又同掌商部。又同干時忌。丁太師母憂而去官。出處進退。後先一揆。尙書五十年道義之交。無有逾先生者。且星流烏逝。今所存者。曹編修汪孝廉而外。惟先生一人而已。龍編旣竟。迺請總序於先生。先生謙抑下士。多所獎掖。後又來無錫。尙書命以後學禮禮之。先生更溫語慰勉曰。向讀子

文。以爲三四十歲人。今年方弱冠。幸善自爲之。龍唯唯退。而先生威儀肅穆之度。已令龍景行不已。其後龍欲出佐戎幕。先生又賜訓言曰。必有愛才如曾胡者。方可出。子母然。實啓實發。愛龍無異子弟。既返里。尙書賜書於龍曰。丹老向不輕於獎許。而于足下垂青若此。子宜前往執贄。於學問經濟。必大有裨。龍敬稟堂上。家大人曰。丹揆先生。是吾所夙仰者也。兒得良師。余甚慰。遂執贄焉。先生少懷大志。太夫子葆卿先生。以林文忠公期之。故先生字曰希林。戊子登賢書。庚寅成進士。觀政農曹。戊戌兼譯署行走。辛丑補外務部官。先生外交之道。以柔克剛。以靜制動。一以尊重國體爲職志。癸卯以經濟特科徵。癸巳朝廷設商部。尙書載育周貝子。雅重先生。入告九重。擢爲參議。考察各省商務。厥功孔偉。未幾升左丞。先生又一以開通商情爲職志。忌者嫉商部辦事之勤。遂遽出先生爲直隸按察使。先生知天下事已不可爲。遂掛冠歸。旋丁內憂。是時吾蘇紳士。以鐵路不可爲外人築。舉先生爲滬杭甬路總理。張季直殿撰副之。先生則侃侃諤諤。爭於中外。又一以挽回主權爲職志。己酉國事益亟。朝命先生監理兩浙財政。未二年。武昌鼎革矣。先生於是卜居崇城堡西。自號農隱。以黃

冠備顧問。隱然東南人望之歸。故每遇地方大利弊。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曾出督太湖水政七八年。勞怨任之。功在人間。嗚呼。天生賢才。每扼其遇。胡文忠曾文正左文襄。遭遇似隆。然各有其苦衷。林文忠卽不容於世。投老而歿。我尙書亦豈可以九列拘之。若先生者。文章經濟。霖雨蒼生。可以致君於堯舜。將大用矣。而又未盡其用。將再起而有爲矣。而又非其時。雖然。有一世之業。百世之業。先生旣不得志於一世之業。其殆得志於百世之業乎。則先生何可無言以貽後世。龍是以有爲先生編文集之請也。初未許。再請乃勉應之。今都爲三類。曰經世。先生畢生救國之志在是。曰地方。先生畢生愛鄉之志在是。曰水利。先生畢生利民之志在是。而雜著附焉。後之覽者。可知先生之心矣。龍受業最晚。受知獨深。每緝一篇。必莊誦數過。而先生之志業精神。彷彿予龍以耳提面命。雖數百里外。如在一堂。其目次詮序。又經尙書所審定。並題之序。昔尙書刊茹經堂奏稿。先生亦嘗序之。昔人曰。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則此集又可覘師生風義。朋輩交情。有異於今日者矣。

洪琴西都轉年譜序

代

余嘗讀薛叔耘星使所記湘鄉曾文正公幕府賓僚。作而歎曰。懿歟盛哉。陶鑄羣英。豪彥從風。近古以來。未嘗有也。每與諸生論文正事。輒低徊不止。一日。涇縣洪生長佳。肅然對曰。吾曾大父亦文正幕僚也。今年長佳將赴日本。手其曾大父自訂年譜。屬余爲序。余固私淑文正。平生以未獲事爲憾。今讀年譜。彷彿猶想見文正之流風餘韻。真莊生所謂聞人足音。跫然而喜者矣。長佳之曾大父。卽叔耘星使記中所言勤樸。則前兩淮鹽運使涇洪汝奎琴西者也。洪公以名孝廉。師事文正。得交理學名臣。倭良峯吳竹如諸先生。相從論學。所造益進。道光末造。金田變作。文正公以侍郎辦團練於湘鄉。爲天下倡。公亦聞風興起。在皖涇辦鄉團。以自衛。與文正書禮往還。商討大計。咸豐十年。益陽胡文忠公。以書徵赴大營。禮爲國士。次年入安慶。文正幕。參贊戎機。借箸孔多。同治三年。隨文正蒞江督任。佐辦保甲事務。四年。合肥李文忠公署總督。公仍留金陵。總緝精臺。其後疆師迭易。而倚公則一如文正。先後凡十有七年。是時公聞望日

起。天下無不知涇縣洪觀察者。鄂督李公瀚章。豫撫涂公宗瀛。蘇撫譚公鈞培。侍郎殷公譜經。廖公壽恆。莫不交章薦之。光緒某年。奉命擢兩淮鹽運使。蓋江督新甯劉忠誠公所密保云。公方興利除弊。一意發舒。知與不知。亦皆以蒼生霖雨望之。然終厄於時忌。鬱鬱以歿。可悲也夫。公服官政三十餘年。自賓僚洊至監司。壹本理學。不苟出處。砥礪名節。蓋猶得文正之遺風焉。孔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余旣不獲見文正。雖洪公亦不及見。生丁陽九。蹙蹙靡騁。若文正之冠帶從容。名垂宇宙。固徒託夢想。卽洪公之親侍賢哲。風虎雲龍。亦渺不可得。惟望長佳。恪守先德。勤樸自矢。他日出所學以救斯民於水火。則無忝所生矣。

陳柱尊先生藏太倉唐先生試卷手蹟跋

吾師太倉唐先生。中歲病目。手翰絕少。惟龍藏有甲午所上萬言封事手蹟。有關朝章國故者也。初龍束髮志學。泛濫無歸。及長。稍涉先聖昔賢魁儒長者之緒。輒矜眩自熹。逮事吾師。年且十七矣。吾師授以有宋五子之書。矜氣稍化。而

經國長民之心益切。迺謹述吾師政治學。既成書。遂得賜封事稿云。外此同門。崇明朱貫。微星使藏座右銘。復日本近衛公函。重刻周忠介公文集序各一通。又孫宇晴參贊藏手批制藝數十篇。扇一葉。鎮洋王慧言先生藏太原夫子六十壽序一通。并手札若干通。咸珍逾球圖。視爲瓌寶。而此卷獨爲理學試卷。蓋吾師應辨志文會而作者。大儒心事。天地元氣。故其寶不讓朱孫王氏之藏。實與甲午封事。內聖外王。相爲頡頏者也。藏之者。北流陳柱尊先生。先生爲吾師高第弟子。以文章考據雄海內。主大庠作育。從遊者數百人。而其拳念師門。久而彌篤。其自記曰。某近頗好珍藏時賢墨跡。念追隨之久。無如師者。豈可竟無之哉。師感其意。遂以此卷錫之。吾師賜之之意。其果如此乎。此卷都文三首。曰修辭立其誠說。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解。曰子路爲百世之師說。曰子路爲百世之師說者。吾師冀先生爲子路。羽翼師門。發揚正學。爲百世之師也。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解者。吾師期先生之作育。體天地之德。弗狂弗狷。教之。以中。而使生才皆成君子也。曰修辭立其誠說者。吾師示先生著述壽世之方。果如是。可以爲子路。爲百世之師矣。先生以猶子字龍。於龍爲外伯舅。龍恃愛。故敢發

其狂妄之論。先生讀之。必莞爾笑曰。龍猶是矜眩自熹耳。則小子狂簡。有待先生以師教矯之也。

霜根遺札跋

右父執同里桂舫殷先生所藏長洲章式之刑部遺札也。兩公皆龍文字知己。而先生又與余家夙相好。居同里閤。故祝龍也尤厚。龍之得以文字周旋鄉黨者。先生之力爲多。今年五月刑部卒。赴至。先生哭之慟。迺檢刑部遺札。都若干通。付裝池。製成長卷。而命龍跋一言。龍何敢不以文字報先生。亦所以謝刑部也。先生與刑部訂交在戊辰歲。時同客沽上。先生管征權。刑部方以逸民講學。故粵督張堅白家氣誼相親。無異昆弟。時刑部有同城友。曰吳縣高遠香先生者。亦篤於風義。且三人同歲生。刑部最長。先生次之。高先生又次之。曾皓一像。曰三友圖。魁偉端疑者。刑部也。清奇俊秀者。高先生也。先生則沈毅堅卓。望之自儼然。龍之奉手於先生也晚。時高先生已卒。刑部則遠居舊都。亦未得親承教誨。每撰杖謁先生。低回此像。爲之神往者久之。而刑部自高先生謝賓客。益

親先生。每當風雨之夕。携酒登沾上層樓。一據胸中之蘊。幾不知如此人海。有萬斛紅塵也。於是刑部之詩詞古文益工。而先生之丹青亦益富。刑部並使其女子師事之。兩家交情。迺益沆瀣。然先生以宦海不可久居。拂袖南歸矣。刑部遂益感離索。日盼先生北去。歲時音問。拳拳於斯。今先生披遺札。淚爲之浪浪也。去年冬。龍得刑部書。知患惡瘡。急告先生。先生爲之商量醫藥。交誼之厚。非今之人所能及。今年五月。龍講學無錫。得先生函。告以刑部已歸道山。回憶獎掖之情。悲惋者兼旬日。蓋易簣前月。刑部猶貽先生札曰。崔君從事政治。目光遠大。嗚呼。天方薦瘥。喪亂弘多。悵望天地。愛才尙有如刑部者乎。刑部工詩古文辭。尤擅駢文。海內推第一。少年時。豪於意氣。視天下事。若無所當意者。癸卯廷試。同年生咸以大魁卜之。榜發。分刑曹。詞林無不異者。其後雖曾開府皖中。非刑部本意矣。嗚呼。士大夫生當世。不能以雷雨經綸奮天下。退而著書立說。與二三知己。以文酒相娛。可勝嚟耶。而近世之所謂知己者。又一代而止耳。一時而止耳。一人而止耳。異日時易勢殊。門庭或改。欲問數年前患難之情。已罕見言其狀者。况更歷數十載後。若兩家之杯盤笑語。燈火平生。又孰能道其仿

佛。滄桑之後。不復好聞故舊之言。人情大抵然與。士君子之存心也。不敢造次忘傾蓋之交。尤不敢須臾澹通家之好。更不敢狃於時習。置死友垂纓入夢而不顧。今先生與刑部兩家子弟。皆材智負時望。且先生莊敬日彊。董督未艾。必能篤念因緣。惓顧交情。歷久而愈摯也。况夫新詞一闕。丹青十幅。珍同球圖。蔚爲家寶。千秋萬歲後。更可指證此卷。曰此吾家祖宗之墨寶也。曰此吾家祖宗與長洲章氏之交情也。龍竊附其間。有至榮焉。刑部晚號霜根詞客。故曰霜根遺札云。

癸卯紀念集跋

乙亥春。龍隨太倉尙書。習經世時務之學。尤致意於外交。尙書授曾惠敏爭伊犂諸疏。意氣洋洋。慨然以保障國權相勗。而課外又讀許文肅袁忠愍諸遺著。想見三公折衝壇坫。守正不阿之狀。未嘗不爲之神往也。尙書亦每每慨念。以爲惠敏之才不可得。而文肅忠愍之才不竟用。吁嗟太息。甚至泣下。嘗曰。昔者孟子論浩然之氣。曰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蓋人必有至

大至剛之氣。而後行動乎天地。志合乎鬼神。信孚乎夷狄。千古未有不能用誠而能用明者。亦未有不能無畏而能有威者。故士能由氣節而出。則百事皆真。不能由氣節而出。則百事皆僞。若吾門崇明貫徹朱星使。是誠而能明。畏而有威。豈出乎氣節。惜乎亦未竟其用。投老歸矣。龍默識之。有意其人。去年夏。余畢業將去。尙書以甲午所上萬言封事手蹟賜龍。中論外交。探本立原。卽星使所奉爲圭臬者也。龍感激甚。移書星使。丐跋文。自是通音問矣。今夏六月。龍赴崇明。識星使。殷勤誠摯。如舊相識。出示尙書昔年所貽座右銘。話曩時隨讀北平石樓狀。歷歷如前日事。頗行。又出此冊。命龍跋一言。癸卯者。清光緒二十有九年也。曷云乎紀念。蓋癸卯實爲我國國運文化消長之樞機。自甲午之戰。海軍一蹶不振。陸軍再挫平壤。爽然自失。於是泠然歸咎於不變法。及戊戌而後。法無不變。又盡棄以學於外人。外未能學。而中國之舊先喪。科舉。秋闈。止於癸卯。而中國文化之凌夷。彛倫之攸斁。則自此始。是年。星使應京兆試。誤中副車。茲存其藍墨批。殆有深意在歟。雖然。在星使爲不幸。在國家未始非幸也。天特厄星使一人之捷。使國家揚萬里之威。星使旣習專對。聲華飈發。初隨劉紫升星

使。曾與和會。五上事。當道不省。後雖使瑞典。使挪威。皆不足展其才。年未六十。浩然歸去。則所謂國家之幸。亦未始幸矣。龍念使才之體用兼賅。實不易覯。方清之衰。所求充使臣者。皆罷軟凡庸之士。與夫甘言華服。啞訾粟斯之徒。彼之所以求充使臣者。初非欲周覽山川之形勢。深悉彼國之情僞。其意不過欲求保舉而已。於是清望所被。羞使外邦。卽一二瑰奇之士。亦無從施其懷抱。且其時大都不諳外國語文。依賴舌人。遂多間隔。迨鼎革以還。所謂折衝禦侮之才。又皆出於游學外國之人。甚至國文國語。亦扞格不通。百年外交。厥敗在斯。王充論衡謝短篇曰。知古不知今。謂之陸沉。知今不知古。謂之盲瞽。由前之說。清之外交。爲陸沈。由後之說。今之外交。爲盲瞽。龍於是益惜星使之體用兼賅。未竟其用也。而惠敏之詳達。文肅之沈毅。忠愍之宏通。更渺不可得。遺風云邁矣。余昔丐星使跋。感相勉之深。故敢粗論外交文化之弊。以質正於星使焉。

無錫私立輔仁中學校圖書館記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無錫私立輔仁中學校。作圖書館。越三月。圖書館成。

校長寶山楊君四箴。以吳縣許君國鈞。董其事。啓厥宇。用昭四方。校長職教員。學生肅賓客。以觀之。士女蘇會。僉嗟其美。既卒事。武進崔龍適來講學。許君以圖書館之淵源。咨之。對曰。考左氏傳。載八索九丘之籍。說文有典冊之字。則我國載籍之藏。律以西紀。當先百年。文武之教。布在方策。老聃爲守臧之吏。猶今之館長也。孔子見七十二國寶書。猶今之方志也。暴秦失政。坑土燔書。博士之藏。猶或不廢。有漢肇興。右文稽古。琳瑯天祿。充棟汗牛。晉宋以還。私家相埒。羽陵冊府。以覺後覺。刊石彫木。用代彛錄。讓清入主。縹緗自炫。以爲延千哲之緒。啓羣儒之求。此雖皆私於一氏。而謂爲圖書館之濫觴。亦無不可。迨吾鄉孫先生出。市書皮祠。以益族人。圖書館之先聲大矣。光緒季年。南皮張文襄公督湘廣。首創湘南公立圖書館。是則我國有圖書館之名之始。自此蒸蔚日起。方興未艾矣。許君曰。唯。今歐美與我國圖書館之實狀。可聞乎。龍又對曰。歐海美陸。新法閎制。奔東亞而震世界。蓋力學之篤。可以風世。考美利堅國會圖書館。聚書有三百餘萬冊。英吉利大英博物院。又益一百餘萬冊。而法蘭西國民圖書館。亦如此數。反察我國。按十九年教育部之審查。都二千九百三十五所。書藏

最富者。亦不逾百萬。地域丁口。相視卻步。宏我漢京。盍作此圖。許君作而曰。我校殆嚆矢已。於是闢庫戶。而觀我校者。總類都若干冊。經部都若干冊。史部都若干冊。子部都若干冊。集部都若干冊。於戲。可謂休矣。退而出。許君又示以作室之金。都元若干。附書於斯。昔高貲世家。韋布素門。奕葉里居。足不越城闕。鑿楹抱槩。閣束架插。貽之雲仍。媵之姪娣。播於歌詠。傳爲美談。然未易世。而蟬蝨鼠嚙。巧偷豪奪。或丁水火之厄。罹風鶴之驚。甚至有燒論語以爲薪者。有沈水三十六萬卷者。私家之藏。其難如此。今宏開廣廈。惠我多士。凡百君子。永矢護之。書與此館。俱壽萬年。

陳筱石宮保八十壽言

柔兆困敦之歲。清宮少保尙書貴陽公年八十矣。海內摺紳士庶。人人誦公功。而吾鄉又昔隸公旃幪。龍生也晚。然每於諸老間。猶得聞公治蘇惠政。况龍辱公知。不可以無言獻。顧念公德業之隆。勛名之盛。如日星河。漢之昭昭在人耳目。而龍則獨有瑣屑之辭。以爲公壽者。昔曾文正有言。天之生賢人也。大抵以

剛直保其本。以寬裕和其外。龍嘗以爲是士大夫處常之道。更處變之道也。先明孫夏峯黃梨洲顧亭林諸先生。皆碩德貞隱。年登耄耋。而又皆秉剛直之性。忖衷之所執。萬夫非之而不可動。三光晦。五岳震。而不可奪。然發之於外者。皆溫柔敦厚。粥粥若無能也。蓋操心之危。思慮之深。有非常人所能知者。而龍於貴陽公亦云。當光緒朝。公以京尹開府爲疆臣。時南皮張文襄公督湖廣。新寧劉忠誠公督兩江。皆赫赫有大名。而樞府依爲長城者也。獨公黜華務實。養民培本。不權奇以自喜。不顧盼以自豪。撫吾鄉時。安撫流亡。懲治盜魁。俗奢而訓之儉。民勞而示之簡。未及一年。鄉人大懽。待繼文襄督湖廣。蒞任之初。地方官爲肅清漢口市攤。激成譁變。勢張甚。公定亂俄頃。人多誦之。而鄂中徵兵興學。製造兵工諸大端。絲麻紗布各巨廠。文襄所爲。類皆疏節闊目。公則補偏覈實。一衷於是。文襄亦深韙之。宣統初。移節北洋。駐津各領。以前護督到任。先拜。欲援例行。公謂先來後往。體制如此。堅持不稍假借。後各領果來謁。噫。人第知公以寬裕和其外。而不知公以剛直保其本也。迨辛亥鼎革。民國聿造。向之士大夫趨附。惟恐不能及。未幾。項城竊位。潛移國祚。向之士大夫。又趨附。惟恐不能。

及。又未幾。定武入都。九門俶擾。向之士大夫。更趨附。惟恐不能及。獨公超然不拔。歸隱海上。既不屑爲同流之汚。更不願爲憤激之謀。噫。人又第知公以寬裕和其外。而不知公以剛直保其本也。近歲以還。世變益亟。公則名山鉛槧。坐擁百城。麥秀悲懷。歎歌一室。而吟篇詩卷。亦於是將等身矣。龍念孫。夏峯。黃黎洲。顧亭林。諸先生。以著述壽世。而公則以詩史壽世。人能亡我國家。面不能澌我教化。故保我教化。卽存我國家。操心之危。思慮之深。與孫夏峯。黃黎洲。顧亭林。諸先生。同爲非常人所能知。殆古之所謂賢人也歟。賢人天必佑之矣。則公之壽。必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如月之恆。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如松柏之茂。躋於期頤。而爲國之瑞矣。

送沈希乾之星洲序

天造草昧。乾坤屯蒙。聖道不行於中國。而行於海外。龍戰玄黃。羣情俶擾。人心不存於中國。而存於海外。俯仰今古。往往如此。余獨竊怪箕子陳洪範于周武。而不欲臣周亡之朝鮮。周因以封之。而卒未自行道于中國。朱舜水氏則以陽

明學之東瀛。反使彼得其偏。舍良知而毒中國。嗚呼可痛也。余又竊念孔子嗟道之不行。欲乘桴浮海。其心事必異於二子。今同門上海沈君希乾。挾所學於我師太倉尙書者之星洲。星洲海外也。余聞太倉尙書言。當光緒二十八年。隨固山振貝子使歐洲。道出於此。與汪伯棠星使同乘馬車。觀光風土。僑民覩天使威儀。見祖國衣冠。夾道而呼。何止萬人。宗邦之念。切摯可懷。今中原板蕩。夷狄交侵。海外志士。望風雪涕。余知星洲之人心。必壯於曩日。而延希乾之吳君可培。知學舉世不學之學。慨然以綿延聖道爲己任。余又知星洲之聖道。必大昌於來日。由是益痛聖道不行於中國。而行於海外。人心不存於中國。而存於海外。希乾與余至相契。長余一歲。同侍太倉尙書。又同結詩社。今年又同講學於無錫輔仁中學。每論文角藝。徹夜忘倦。而酒後耳熱。各言爾志。又同以康民濟世爲指歸。猶憶前年冬。寒假留校。同治先太夫子湘陰左文襄公政學。得成平回平捻開疆考一編。風簷冰硯。相勗千秋。去年夏。謀入洛。益互以天下事期許。惜乎未有成也。而希乾之學。初猶溺於兩漢考據。余則溺於詞章。自同治理學。激然大悟。通經所以致用也。遂皆棄所學而學之。今希乾篤守紫陽。而兼法

姚江。充其學力。體用兼賅。可以大成。余自信吾輩之道之心。必正於常人。必大於常人。則救人心尊聖道之責。舍我其誰。余又自信天道之終可挽也。天心之終可回也。則聖道不行於中國。而行於海外者。必反之於中國。人心不存於中國。而存於海外者。亦必反之於中國。猶未可以爲足也。必也使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之所照。霜露之所墜。舟車之所至。人力之所通。凡有血氣者。莫不知正人心而尊聖道。然後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外戶而不閉。孔子緬懷之大同。或將行於異日。余之自信自勉者如此。余所望於希乾此行者亦如此。行矣希乾。天風浪浪。是聖道發揚之象也。海山蒼蒼。是人心大明之徵也。勉乎哉。勉乎哉。

贈朱頌平序

予與頌平交在九年前。時方共讀小學。閱一年。畢業去。頌平之無錫公益中學。予入省常中。踪跡遂疏。然歲時假期。頌平每之常州。之必過我譚。相親一如曩日。去秋予來輔仁中學。頌平已先三年至。質疑問難。亦一如曩日也。今頌平又

畢業去。索予一言以爲贈。予固不能無言。予與頌平今皆由學生而出問世矣。爲學生之時。視天下無一事不可爲。迨出而問世。又視天下事無一可爲。蓋世變至今。國家之所以培養人才者。在學校則侈其居室。都其服用。凌佚其志氣。放逸其身心。來自田間之本色。月澌日亡。而恥惡衣惡食之心志。日滋日長。既出問世。心志已驕。稍一拂意。未嘗不疾首痛心。日流於頹靡而不自知也。况今之世。不重其才。不尙其學。不納其言。不試其功。而惟其黨。惟其系。惟其派。惟其類。眞魯論所謂小人同而不和。烏云乎人才也哉。予爲之懼。敢不自惕。所望於頌平者。入世之後。收斂其氣。開擴其識。事事必衷於是。事事不自以爲是。不患得失。不計功利。橫逆之來。坦然處之。昔胡益陽曰。聖賢豪傑。事事拂逆。不如此。則非天玉成之意。則是庸福庸人。如此則天下事無一不可爲。豈僅僅人才也哉。昔顧亭林言學者宜先治生。方可行己有恥。錢曉徵亦謂求田問舍。可却匪義之財。先師餘杭章君。以爲至論。苟議其上。沮溺荷蓑之隱。仲子之廉。武侯之德。未或不自勤生始。士生今日。人事紛沓。無恆產者無恆心。斯風旣亡。能不爲五斗米折要者幾希。而所謂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之義。宜其澌滅而不存矣。予

更爲之懼。敢不自惕。所望於頌平者。儉以養廉。廉不言貧。一如爲學生時。茹澹自甘。戒狗馬聲色之好。卽玩物喪志之事。亦當引爲大儆。如此則有天下事無一不可爲之才。可以無後顧慮。一意爲天下事。於是無一事而不成。眞天下之才矣。頌平以爲然否。書此以質之。

贈陳荔英序

紀元之二十六年。六月十有九日。同門陳荔英文定爲余婦。荔英北流人也。粵西雄山水。而桂林山水又甲天下。北流去桂林不數百里。獨秀諸峯。蜿蜒蜿蜒。爰及荔英之居。曰蘿村者。蘿村隸北流。蔚然深秀。且饒奇崛。鬱積磅礴。天生壯觀。荔英先四年。負笈來江南。浮大海。渡長江。泛太湖。得歷江南山水。以爲其景不足匹八桂。余聞而惑之。八桂之山水。得天地之雄氣。江南之山水。得天地之清氣。其爲人也。得雄氣爲狂。得清氣爲狷。狂則進取。狷則自守。若夫婦之道。人或以爲習性意氣。必同而不異。余又聞而惑之。聖人論處世之方曰。君子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夫婦習性意氣之契合。非同而不和。是和而不同也。所謂

和者。夫婦之間。鼓勵學問。襄助事業。患難與之共。艱苦與之慰。是夫婦而互爲良友也。所謂不同者。不盲從失德。不附和敗行。善則勸之。惡則規之。是夫婦而互爲諍友也。夫婦而有良友。諍友之道。其庶乎可。荔英固異於桂人。無桀傲不平之氣。若類於狷。余則又不似家在江南。亢直激昂。近於狂者。此則余與荔英所謂不同者也。而吾二人皆受業於太倉。尙書。結好昏姻。又尙書之力爲多。尙書之教。在易在禮。家人卦曰。初九。閑有家。象曰。志未變也。世亂至今。風俗頹敗。昏姻之禮廢。夫婦之道苦。尙書所以言夫久而不能變其志也。內則曰。婦事舅姑。如事父母。今之人。各利其所利。私其所私。吾儒之老老幼幼。固蕩焉無存。卽家庭間自然之愛情。亦幾澌滅殆盡。眞大學所謂其所以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尙書所以言婦不可不善處其家也。而二者又系之曰。二人同心。如此則夫能不變其志。而婦亦能善處其家。婦能善處其家。而夫亦能不變其志。相爲維繫。相爲因果。此則余與荔英之所謂和也。余與荔英其勉乎哉。異日者。吾二人各秉所學。以用世。苟或有成。退隱於江南寂寞之濱。坐領湖山風月之樂。春秋佳日。一葉扁舟。看桂林山水。當相視而笑曰。吾二人殆無負山水之磅礴鬱積歟。

與陳荔英書

接到手書。歡喜逾望。佳章亦情韻不匱。詩有進矣。還望專攻經籍。以植其本。覃研子史。以培其幹。多讀文章。芟除陳言。庶幾可有成矣。世變至斯。人必求有自立之道。毋荒毋怠。我固深有望於君也。至於就事等等。猶爲次要。君伯父嘗言。失業得業。以學問分。君讀伯父生於憂患。始安康。當知所循矣。余嘗見近今女子。從事職業。所得酬給。或耗於服飾。或擲於遊燕。生活日侈。志氣日微。與舊女子。依賴家庭。同一覆轍。而趾高氣揚。更百十倍之。良可悲耳。古今來女子。自伏昭而下。鮮有成就。無非小有才情。卽自以爲足。於是務外驚而無內實。精神無所寄託。習染不當。亦無足責。況更遭此國難。尤易流入頹放。故亟應有一慰藉。君書法山谷。已具根柢。何弗從伯父習章書。於滬瀆驚濤駭浪中。求一宋儒所謂克己自得之道。未始非一樂事。君得毋亦嗤我好整以暇否。龍少而不羈。堂上深憂之。世俗之人。更非笑之。顧自視高。自信彊。至今幸免墜落。今後趨鄉。亦當爲君告之。吾家儒素。累葉自立。先人皆耿介。無苟得之財。故席履夙儉。而吾

父尤惡居積。至今薄能自給。一語勤奮而已。我之志氣。以教育爲自修之地。藏器於身。待時而動。蓋人固不可無高飛鴻鵠之志。然亦不可有五日常兆之心。胡林翼曰。作一白事。盡一日心。常以此自勉。勉人。君苟有事。亦宜時時有味斯言。心中存一戒慎恐懼之意。自能日日進德。每見學校中慷慨有志之士。一旦去學校。浮沈世俗。無能爲矣。故作事當如爲學生讀書時。不問世故。不染習好。不苟取一錢。不夤緣一事。困知勉行。以底於成。君以爲然否。此間空襲頻傳。幸尙無恙。君時念我之親我之師我之友。可感也。

汪先生傳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武進縣城爲敵軍陷。越幾日。焦西汪先生卒於里第。嗚呼幸也。幸未長爲亡縣之民也。先生龍業師十五歲。從先生於縣城北陳氏家。課龍有用之學。先生訓龍曰。危行言孫。又曰。毋自欺。先生善飲。飲歸。意氣發皇。手指口講。慷慨論天下郡國事。嘗詬武進十區區長曰。十老鼠。以彼蠹國病民。嗜利之風。浸而成俗。由縣及省及國。舉天下嗜利而不止。亡國。

早爲先生所逆知。豈僅亡縣而已。而先生之子鵬。則嘗爲第五區區長。受先生教。至愚氓惑衆。擲石破門。欲有所爲。識者解之。先生亦一管縣款產。羣小嫉之。而罷。先生之志業可知矣。龍自幼跣弛不羈。家大人恆鬱鬱。以爲不能成器。憤而欲令習貿遷。見先生必言。先生則唯唯。或曰可惜耳。有時亦曰。商亦可求學也。語諸同學。則曰。雲潛有爲也。其夏。陳氏不敬先生。先生怒將去。繼而曰。吾不能負崔生。冬以老病辭歸。陳氏固市儉也。明年夏。龍從太倉尙書遊。將赴錫。下鄉謁先生。先生曰。子今可有成矣。去夏龍畢業。再謁先生。先生又曰。子今可問世矣。自此一別。竟不相見。縣城亡。龍大病幾死。不知先生消息。未幾。北鄉人來告曰。焦西汪先生不幸憂憤死矣。龍聞之。愴懷知己。感念不已。先生非達官。第僅丙科。教讀所積書。至數萬卷。龍侍先生。見先生夜必讀二十四史。龍七八歲。卽習本國文字。至十五歲。猶不知九通等爲何物。竝不知其名。設龍不遇先生。亦不得從太倉尙書遊。今不知爲如何人耳。先生雖豪於意氣。然處鄉黨則恂恂。但與論是非。則侃侃。故羣小憚之。晚歲居鄉。無聊甚。見龍輒鳴一生之不平也。敵軍至。士大夫奔走恐不及。相率喪廉恥爲走狗。惜龍未聞先生之言論。未

見先生之豐采。憤激之譚。必什百倍於老鼠也。先生諱綸。原號雪祁。改號雪麒。晚號焦西老人。生於某年某月某日。元配某夫人。有德能相先生。丈夫子二。長卽鵬。次某。孫幾人。咸能不改先生之道云。

受業崔龍曰。汪先生經國士也。使先生遇知者於前。由甲科而通籍。未嘗非太倉尙書也。遇知者於後。由賓僚而服官政。猶及布惠於民。而有救於國。一木雖不支大廈。狂瀾終不至如此耳。不然。卽得從容於一縣。我武進之淪陷。究不若今之可恥。先生每爲龍道閻應元死守江陰事。須髯輒張。則先生豈非其人歟。本篇與上陳柱尊先生書復張菊生先生書新辨姦論自序丙辰同庚六子蘭譜。跋皆避難厚餘鎮作。時消息間隔。敵燄方張。故不免多憤激憂傷之言也。龍自記。

適程氏姑事略

先姑母諱某。先王父長女。吾父之大姊也。歸武進程氏。年三十四而寡。越二十五年。東夷陷縣城。姑死之。悲夫。當寇作。飛機日至縣城轟炸。姑夫兄率妾女走

長沙持十金以贈。姑遂與吾家同避蠡河橋。去縣城十五里。事急。龍自錫脫歸。大病幾死。時吾母避居三橋頭。夜呼母。姑臨視應之。既而覺。呼如故。姑慰之曰。而母來矣。如是者二晝夜。吾母至。姑欲入城。一視其家。吾父母尼之。後一日。有老僕婦來。問姑願入城否。姑喜。與之偕行。翌日城陷。僕婦歸。而姑殉難死矣。姑無子。亦無嗣者。夫兄雄於資。所居爽塏。姑性狷。獨賃數椽以居。月必數至吾家。至必數日留。性好潔。喜祓掃庭除。入廚整盤盞。或保抱諸姪。暇則喃喃誦釋氏經。吾母勸其節勞。早息。弗聽也。見諸弟御華服。則怫然。衣敝衣。則色霽。曰。如此庶不墮。余家儉德。又嘗語諸弟曰。方余五六歲。弟三四歲。父作客家貧。余一衣必再綴。弟亦冬夏布衣一襲而已。母躬操作。少暇。不得時抱持弟。輒以帶縛竹椅背上。雖啼不復顧。其勞苦狀。思之如昨日也。言既。輒噓唏不置。偶亦爲龍道之。龍少跼弛。姑責曰。設而祖母在。必不喜。後龍知鄉學。則又曰。惜不令而祖母見也。龍既卒業。問世。每歸必以飲食獻姑。則又曰。惜而祖母不在。不得汝奉養也。年將六十。吾父謀爲之壽。烏乎。孰知其竟不能待耶。姑既殉難。吾父不忍信。猶以爲避之他所。日望其歸。問龍稚弟曰。而姑何日歸乎。曰。三日。父色喜。或曰。

不歸。則泫然泣。烏乎。今知其竟不歸矣。悲夫。姑一生節孝勞瘁。自甘不求人知。至臨難不苟。慷慨殉節。猶有古烈女子之遺風。豈僅庸言之信。庸行之謹而已。三吳淪爲賊窟。士大夫之喪其名節者多矣。獨姑硜硜於可殺不可辱。天地正氣。殆猶鍾於婦人乎。

述學

龍以丙辰生。生五年就外傅。從蒙師同里王先生識方字。無殊常兒。明年入同城私立志超小學。丙寅遭先王母喪。家大人哀毀大病。門庭多故。顛連輟學。惟間日受業同里彭雪帆明經錫光。讀四書五經古文辭等。是爲龍治本國學術之始。丁卯重入小學。教師同里張心怡先生悅。以春遊題課諸生。龍引孔子浴風舞雩故事。先生激賞之。提携獎掖。至今不倦。復命龍主學校新聞事。週必撰論。洋洋自熹。是爲龍撰政論之始。去歲檢點舊書篋。主事二載所得過二百篇。垂髫光陰。大抵在此。今寇氛所蝕。蕩爲劫灰矣。戊辰年十三。考取省立常州中學。未二月。省督學某君奉命來視察文科。高中以錢君國英爲第一。龍則忝居

初中之首。校長無錫朱覺卿先生錄。宣諸衆。於是全校又以文字役龍。任常中學生編輯者。始終其在校。辛未。東北變起。吾邑狡賈以仇貨犯衆怒。地方官袒之。龍以學生奔走呼號。日撰文嚴詞斥責。載武進中山兩日報。是爲龍文字發布報紙之始。先後亦不下百篇。家破以後。遂無有存者。是時家大人不欲龍干地方事。止之。命龍從同里汪雪麒先生綸洽本國文字。陸永誠姻丈讀英吉利文字。以備校課之不足。汪先生訓龍曰。毋自欺。又曰。危行言孫。使龍收斂狂氣。潛心於學。課讀則有左氏春秋史記孫子諸書。而四部之門徑。治平之綱要。亦靡不口講手指。龍之粗有知識。汪先生有以啓之也。手抄則有孝經老子心書三略梁飲冰清代學術思想史等。自修則手校歷代名臣言行錄。胡文忠遺書等。午夜忘勞。手揮目送。鈎元提要。丹黃爛然。竝此而燬。心痛曷極。書法則由王而趙而柳而漢之郭有道碑。而石門銘。而西嶽華山碑。以資苦不魯。不能竟其學。故至今不能成也。回憶汪先生當時期望之殷。有客來。必以龍書出示。且曰。此真漢隸。楊峴山不及也。時龍筆樸拙。汪先生歲貢生。負經世才。惜乎不得用。烏乎。前事如昨。而先生墓草盈掬矣。每一念及。爲之泫然。至若英吉利語文。亦

深負陸先生之望。年十七。又遭海濱之變。大人恫懷國難。毅然有命龍從戎之心。以世丈同里岳汝欽中將之介。將入軍校航校未定。張汪兩先生阻之曰。龍政治才。用非所長。可惜。遂以首列入無錫國學專校。受知太倉唐蔚芝先生文治。朱叔子先生文熊。北流馮振心先生振。然後始知我國文化之大。政治之正。慨然有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之志。枕藉三年。薄有著述。論厥指歸。仍在經世。以孔子爲百世之師。論語又爲聖門心法。旁稽博采。兼申師訓。遂有論語分類大義之作。以陽明之學。體用兼賅。東瀛以之強國。偏毒我邦。故激發良知。有關邦本。論世知人。見義當爲。遂有重訂王陽明先生年譜之作。以長蛇封豕。薦食邊疆。西陲萬里。國之屏障。史遷所謂彰往所以察來。遂有左文襄平回開疆考之作。以近百年風靡泰西。政忘本源。孔門政事。太倉得之。遂有唐茹經先生政治學之作。外此發凡起例。從事而未成書者。有廣均玉篇引說文考。通鑑儒家論兵輯要。中國講學家列傳。陸桴亭先生學案等。已刊而薄負時譽者。厥爲胡益陽語錄通論。屬稿在十七歲。中止。越二年始寫畢。付上海大東書局發布。唐先生作長序張之。前直隸總督貴陽陳筱石

尙書夔龍。負海內重望。以遺逸隱海上。見龍書曰。是法宋五子語錄。易道問學。爲經國家也。太倉汪仲虎先生曾武。爲南皮上客。今之耆碩也。亦曰。執事憂憤之情。傷時之志。天佑我國。必有行之者。東莞張豫泉提學其淦。亦曰。擷其精華。抒以偉論。不朽盛業。有益於治身治國。前輩好與人爲善。實則龍百不及一。匪風下泉。仰止而已。是爲龍著書問世之始。歲丁丑。又受業餘杭章太炎先生炳麟。問訓詁之學。丙子。又受業崇明王丹揆先生清穆。問政治之學。今年又受業吳縣沈信卿先生恩孚。問教育之學。龍生今日。何不幸而未從戎殺敵。又何幸得天下大老而師之。雖不能承其學。亦庶幾聆其言論。挹其豐采。無忝所生矣。綜其餘緒。於詩善工部放翁。喜其有憂時憂國之言。而無歎老嗟卑之作。曾有古近體二百首。獷莽不足觀。皆棄去。於文喜賈誼韓愈。亦如詩旨。所作略備姚氏十三類。有志爲之。然又恐爲文人。自今以往。內自圖之。講學十年。待天下之清。唐先生嘗訓龍曰。有唐門弟子在。中國決不亡。又曰。夏峯之後。必有潛庵。葢山之後。必有梨洲。羅忠節講學。必有季忠武昆季。近又訓龍曰。子不能爲汾陽。亦當爲亭林。師門期勗。何以稱之。所幸師訓而外。大人嚴而愛。教而養。而外伯

粵北流陳柱尊先生。亦視若子弟。作育訓誨。況又得交天下大老。如黃巖喩公。志韶長霖。仁和葉公。伯皋爾愷。吳縣張公。仲仁一麀。海鹽張公。菊生元濟。同邑趙公。劔秋椿年。錢公。名山振鏗。寶應劉公。翰臣啓瑞。崇明朱公。貫微誦韓。尙不致流爲不肖。而朋輩之中。上海沈君。希乾。訶之沈潛好學。無錫陶君。君毓。鍾秀之葆光。函采。譜兄。南京陸君。義賓。昌寅之耿介自持。宜興史君。若水。渭南之誠厚樸忠。江陰錢君。潔人。君白之天懷澹定。譜弟。鎮江戴君。筱堯。傳安之博聞多才。巢縣韓君。鐵如。寶榮之倜儻率真。涇縣洪君。君昂。長佳之深衷密抱。皆足匡吾之失。非孔門所謂直諫多聞之友與。自顧落落。一無所成。而日月不居。忽忽自棄。行年已二十有二矣。范蔚宗。後漢書。班超傳曰。大丈夫無他志略。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研間乎。全謝山。陽曲傅先生事略曰。鬱強躍駿之骨。而以估畢朽之。是則埋吾血千年。而碧不可沒者矣。龍每讀此二人書。未嘗不愴然流涕也。去歲十一月。縣城陷。大病幾死。今春走海上。城郭人民。恍惚隔世。猶復抗顏庠序。竊爲人師。重諸君意。自述爲學。書自戊寅前。

新辨姦論自序

右新辨姦論七卷。龍發憤所著書以覺國人者也。今有殺人而不見血之道。又有亡人國而不見仇之道。人死而不知其死之道也。國亡而不知其亡之道也。人死國亡。幡然始悟。則遲矣。晚矣。當其未死未亡之際。將死將亡之時。而其國其人。反以爲起死救亡之道。樂就而不悔。甚至詬罵向之眞足起死救亡之道。爲足以死其人亡其國也。其道也。可曰姦謀。亘古所未有也。今我國卽在未亡將亡之際。我人卽在未死將死之時。而敵所操持之道。亦卽殺人而不見血之道。亦卽亡人國而不見仇之道。當前時勢。更以其道爲起死救亡之道。樂就而不悔。甚至詬罵向之眞足起死救亡之道。爲足以死其人亡其國也。痛哉痛哉。昔宋之亡也。自士大夫以至蚩蚩者氓。孰不知元之爲仇。明之亡也。自士大夫以至蚩蚩者氓。亦孰不知清之爲仇。宋知仇元。故終有明之覆元。明知仇清。故終有民國之覆清。雖不能覆之於一時。終能覆之於數百年後也。若不知仇之。則焉能覆之。且終必爲其亡之。匪僅亡之。更將永亡之。而無覆之之日。予懼

國人之迷其操持之道。將終爲其亡。而永亡無覆之之日也。故作新辨姦論。曰。序論者。序論敵之姦謀也。曰正名者。正名分也。曰辨仇者。攻其親善和平之姦謀也。曰發姦者。抉其小忠小信。假仁假義。以爲離間自伐之姦謀也。曰明經者。破其誣聖亂經。以愚黔首之姦謀也。曰修身者。辨我國人自修其身之道。國之將亡。則爲國魂。國之旣亡。則爲國殤。亦卽明恥教戰之說也。曰餘論者。論敵國之政俗得失。以爲知己知彼之資也。指歸旣明。大仇自見。則殺人不見血者。血自見矣。亡人國而不見仇者。仇自見矣。而其姦謀亦彰明於天下矣。於是國決不亡。萬一偶亡。終不至永亡。必有覆之之日也。炎黃祖宗。在天之靈。實式憑之矣。

太倉唐先生萬言疏稿手蹟重跋

夫國家之敗。不自今日始也。當清同光之間。洪楊初平。新疆又建爲行省。朝野方震駭。曾左以一書生從戎。封侯之勛業。莫不羨而慕之。於是虛僞浮囂之心。萌滋於此時。其時若豐潤張佩綸。滿洲寶廷。閩縣陳寶琛。吳縣吳大澂。尤熠耀

一時。以爲時苟造我。曾左可立致也。伊犁之役。崇厚不諳外情。國權幾失。曾惠敏繼之。以外交雄才。力辯格爾布斯策。嚴劃界而寬通商。西垂於是固。不知使節折衝之艱辛。適足固朝野恬嬉之積習。而不知彼己。虛僑浮囂之心。亦日益長盛矣。初胡文忠之巡撫湖北也。見火輪而歎。以爲大患不在洪楊。故曾文正設同文館。派學生出洋。左文襄亦籌設水師。咸以立國競爭之世。決非吾圉自固。可以爲國者也。文忠早世。曾左相繼殂。謝迨光緒中葉。所謂慕曾左之勛業者。以一時之法。雖時易勢殊。猶必狃於前事。真文正所斥謂可平粵賊者。即可概平天下無窮之變。嗚呼。國家安得不敗哉。況夫謀國赴敵。廟堂行間。才不及曾左。不啻百十倍。而時則難於曾左。亦不啻百十倍。處百國縱橫之日。尙等於夷狄之位。交涉委諸昏昧無知之人。嗚呼。國家又安得不敗哉。甲午朝鮮事起。日使照會我總署。請共同出兵。總署覆文嚴斥之。事隔十年。壬午之約。已懵然不知矣。於是日本遂出兵。有吞朝鮮意。蓋壬午立約。有兩國出兵互相照會之明文。余讀舊檔。爲之流涕矣。吾師太倉唐蔚芝尙書萬言疏稿。卽甲午所上之封事也。二十五年。龍旣爲文跋之。藏小雲山房。去秋國難作。家中百物蕩盡。

惟疏稿倉皇携出。蟄居大莊鄉時。日夕傳寇兵至。將搜索文書。遂以疏稿置金屬函。埋地下。顧偶一啓讀。未嘗不痛恨國家之敗。不自今日始也。而今日之敗。亦猶甲午時也。虛橋浮囂之心。吾不知其如何矣。吾聞甲午之役。吳大澂官湘撫。會得度遼將軍印。以爲從戎封侯。曾左可立致矣。乃請纓師次榆關。日校士不進。且立免死牌。至今猶騰笑於列邦。後不戰而潰。大局遂壞。當其時也。合肥知彼己虛實。清流挾常熟主戰。至有斥合肥通敵者。曰戰。不論其人。不論其識。皆曰爲愛國。曰和。不論其人。不論其識。皆曰爲通敵。以國家之大計。博一己之浮譽。老成謀國。謂之何哉。南宋之時。高宗可戰而不戰。孝宗不可戰而戰。可戰而不戰。長敵人之凶燄。不可戰而戰。戕國家之元氣。余遠觀南宋。近證甲午。讀萬言疏稿。益爲之流涕矣。尙書此疏。祇陳立國之本。亦猶朱子戊申封事。不言復讐。而陳大本也。非讐不欲復也。大本不立。雖復一時之讐。而異日更大之讐。不能復也。越王勾踐之沼吳也。吳雖沼。不二世而國亡矣。尙書所陳正人心。別流別。獎氣節。去闕尤。務剛斷。嚴賞罰。正官常。破資格。塞漏卮。節浮費。無一非國家大本所在。大本既立。然後教戰。則我戰必克矣。孔子曰。不教民戰。是爲棄之。

嗚呼。豈有棄民而國家不敗者哉。

沈信卿先生與陳柱尊先生唱和詩卷跋

戊寅二月。龍自賊中脫出。來上海萬十萬卷樓。十萬卷樓者。外伯舅北流陳柱尊先生藏書之所也。時江浙兩行省。負大名尙氣節之士大夫。方大會論天下事。月必兩集。意氣至豪。龍亦奉召與會。草敬告日本國民書五千言付衆議。決由吳縣沈公信卿等七人會勸龍稿。達其議。而衆迺以租借地發布爲難。未定。政府已遣飛機渡太平洋。至敵國亦發告日本國民書聞矣。龍遂受知沈公。並執贄焉。公訓龍曰。世變至斯。雖曾胡復生。亦無良策。所望於君者。培養元氣。儲爲國用而已。龍以告柱尊先生。先生豐然曰。沈公人傑也。余來遊江南三十年。當世碩儒長者。幾無不奉手。烏可不識沈公。龍迺謹介見之。沈公亦豐然曰。柱尊桂林山水靈氣之所鍾也。恨相見晚矣。遂定交。此卷卽公與先生唱和之詩。實匪僅唱和之詩。長沙之涕泪。南陽之憂勤。房玄齡杜如晦之盡謀。碩畫。王文成曾文正之志節。懷抱。莫不在其中也。蓋公與先生。皆負經世才。當光宣之間。

御史江春霖以劾慶親王獲罪休致。道出上海。沈公開會。信公義逆之。是非雖不存於朝廷。而猶存於草野。一時直聲動天下。人與江公並美之。辛壬之際。於吾建國。匡輔尤多。舊勳元老。功成不居。其公之謂與。而先生則隸共和黨爲參議員。共和黨者。民元之名流政黨也。理事長副總統黎元洪。章太炎先生副之。各省參議員。如吾蘇張謇唐蔚芝先生。浙江湯壽潛。湖南熊希齡。廣東鄧實。與先生皆爲一時人傑。參與國家至計。大輅椎輪。何多讓焉。然公與先生終不得志於政治。退而講學。二十年來。有大功於我國家。房玄齡杜如晦之蓋謀。碩畫。王文成曾文正之志節。懷抱。不見行於公與先生。則必於公與先生之徒也。當公與先生唱和之日。每夕必有詩。有詩必慷慨激昂。深信天心之終可回。國運之終可挽。強敵之終可滅。國土之終可復也。三十首中。各有疊韻贈龍者。期望於龍也至矣。龍愧不能詩。所幸情同骨肉。誼託師生。而龍年少疎狂。喜論天下事。況今天步維艱。國將不國。卽欲求公與先生之優遊文學。講學著書。亦不可得。惟詩中所謂雙手屠鯨。隻手擎天。則未嘗不低徊往復。竊願從事云。

蘿邨讀書圖跋

昔明之亡也。常熟陸秋玉以志節自勵。會無家。圖已像於水墨尺幅中。自號水墨中人。東夷破首都之三月。黃山黃賓虹畫師。繪蘿村讀書圖。以貽我外伯舅北流陳柱尊先生。先生爲製長卷以藏之。蘿村者。隸廣西北流。先生之鄉也。或曰。與秋玉得毋類是。余曰。否。否。今國家固未嘗亡。先生家亦未嘗破。而吾三吳之人。方恃八桂爲長城。以八桂生聚教訓之力。爲三吳雪恥報仇之方。況先生受太倉夫子教。凜懷師訓。不當爲屈原。而當爲孟子。不當爲賈長沙之吁嗟太息。而當爲王餘姚曾湘鄉之戡亂禦侮。奠國家於磐石之安。而垂大名乎奕世者也。或曰。先生少受庭訓。十五歲卽游東瀛。其後講學四方。由梧而錫而滬。四十年來。讀書於蘿邨之日少。今日蘿邨讀書圖者何歟。余曰。唯唯。當洪楊倡亂。東南荼毒。以金陵爲僞都。長江上下游數千里。皆淪陷焉。乃湖南首義。以湘鄉一縣之人。征伐徧於十六行省。卒殲巨醜。克底大功。以今方古。東夷又何足道哉。雖則軍旅之事。先生未學。然教之以公忠。勒之以樸誠。固非先生不能爲。世

之亂也。姦僞相吞。變詐相角。意氣利祿之念。已臨疆場。猶不能剔盡捐除。故敵乘其虛。一擊卽潰。芻倖而獲勝。町畦門戶之爭。又將代之而興。吾聞江南之敗。南北軍間。亦有類似之者。則先生之歸。殆時勢之使然。而賓虹畫師逆知其然。而諷喻之歟。其將如文正之於湖南。作將士之氣。布公誠之道。大軍秉教。無往不勝。匪僅秋玉之鄉可復。金陵之都可克。卽黑山白水。亦當還我版圖。他日海內又安。優游暇豫。閉戶蘿村。著述以老。則圖與先生俱壽萬年。意在斯乎。意在斯乎。

丙辰同庚六子蘭譜跋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三月二十六日。譜兄宜興史君若水。江陰錢君潔人。自宜興之下笠瀆。來武進。厚餘鎮。時江陰武進淪陷已四月。宜興得而復失。又幾日矣。憂患餘生。悲喜交集。於是開新醅。剪殘燭。共話國破家亡。奔走流離之狀。未嘗不相對唏噓歎息。又未嘗不勉歡彊笑。蓋創痛有不可言喻者矣。若水之言曰。余去歲十一月二十四日。離宜興。流亡七千里。由皖而贛。而鄂。而湘。而粵。而

英之九龍香港。卒由上海而歸宜興。此行教訓。足矯昔日浮誇虛矯之氣。而有恫乎腹地之民情世風。仍復龐雜。亡國復國。尙未可知。余之所以歸者。繫念高堂。睠懷故土。且在腹地。亦精衛終不能填海也。當港滬道中。伏居火輪船。一夕狂飈發於海上。飛浪高十數丈。輪船陡起伏。余方墊一匱下。匱將傾。驚起。否則壓死矣。既至上海。得晤君昂。東歸已多日。竝言彼邦人民愛國之殷。樞府謀國之力。視諸我國。日蹙國百里。可勝慨耶。潔人之言曰。余先若水七日。自江陰雲亭買舟赴若水家。時大場廟行失守。常熟崑山太倉皆危急。無錫武進已戒嚴。舟過洛社。敵機轟炸鐵路橋。巨聲如山崩。鐵葉如雨下。余家大母八十二歲矣。不能勝恐懼。以被蒙首。而兒子生且不及一年。亦隨衆啼哭不已。中心悲憤。自分必死。幸終未及於難。安抵笠瀆。戀此漢土。尙能忘憂。差足自慰。以慰君耳。余聞之。悲歌欲泣。相與浮大白。自矢縱不爲疊山蒼水。亦當爲亭林船山。頭可斷。身可殺。志不可奪也。兩兄復問余避難之狀。當十一月十七日。余將隨學校赴長沙。繼念吾父母猶辟居鄉國。不得已而辭之。意欲歸武進。會於鎮江。及抵縣屬蠡河橋鄉寓。卽大病幾死。縣城二十九日亦陷。嗚呼。同庚六子。吾三人皆爲

亡縣之民矣。筱堯鐵如。音塵寂歷。君昂雖安居海上。然已決心爲商賈以自隱。苦心孤詣。有非常人所知。余亦將赴海上。繞道西行。苟不能執戈於師。重見日月。則披髮入山。明夷待訪可乎。兩兄聞之以爲可。於是書諸卷。使後之人。悲余志焉。

狄梁公碑跋

余十五歲。學子昂書。得張公碑舊拓。先師汪焦西先生爲作跋尾。審定藏小雲山房。旣而薄子昂爲人。棄而不學。改撫郭有道碑。及魯公書。去歲來海上。送希乾之星洲。宿其南市寓齋。見藏碑至夥。而此子昂書狄梁公碑獨未見。前事忽忽。一年餘矣。前相見。余與希乾皆年少氣盛。大言炎炎。視天下事如反掌。且其時家國固無恙。方以爲發揚未已。又孰知有今日也。夜闌摩挲碑帖。互以玩物喪志相嘲笑。更孰知並玩物喪志而不得也。是來也。余恕舍於父母之邦。淪落於荒江之濱。又與希乾互以爭覩遭劫碑帖爲樂。然不知果是樂是悲耶。況夫狄梁公之不作。而趙子昂之何其多也。此帖爲外伯舅陳柱尊先生得之於舊

書肆。還貽希乾。則余張公碑。或亦尙在人間。先生儻見之與。

上陳柱尊先生書

去歲十月十七日。曾肅一楸。無錫已頗危急。心緒栗六。草蹙不恭。想警及矣。庸知東夷竟至。陷我父母之邦耶。越一月。錫校解散。姪歸武進。舍下已先期辟邑。鄉曰蠡河橋者。是日月離於畢。零雨其濛。道涂泥濘。赤足跋涉三十里。苦不堪言。當夜卽大病。病幾死。不食不眠。殿矢呼號者半月。而敵軍亦於廿五日入縣城矣。當夜大火燭於上天。蓋敵誘織兒仄豎。排市而掠。掠之不足。去而縱火。如是者五六萬人。敵乃攝之於影。可以藉口。謂我國不國也。繼而以機關槍殺之。亦攝之於景。可以藉口。謂爲我國靖亂也。旣狠且毒。殆匪人類。行不自斃。無天理矣。而縣城所謂縉紳士大夫。僂僂洄洄。被驅如羣羊。爲虎作倂。而不自知。於是黔首黎民。亦喋喋昏昏。如鹿豕之坐。以待斃。黠者則爭掄嗜利。又如虎狼之磨吮。滔滔食人之肉。姪現寓厚餘鎮。敵焰未至。差能安謐。鎮之人。亦非無熙熙攘攘。若縣之未亡。敵之未入也。以敵之強若彼。而我之弱如此。以敵之振作若

彼。而。我。之。麻。木。如。此。來。日。大。難。豈。忍。言。哉。姪。於。歲。首。曾。入。縣。城。焦。土。八。九。焚。餘。二。三。設。治。以。來。所。未。有。也。舍。下。周。線。巷。居。止。僻。寂。託。庇。無。恙。惟。牖。戶。垣。墉。圯。壞。者。多。老。屋。六。十。餘。間。無。一。長。物。耳。當。姪。病。初。愈。時。猶。居。厚。餘。鎮。之。大。莊。雞。犬。相。聞。茅。茨。卑。室。明。星。有。爛。掩。映。紙。窗。幾。無。日。不。思。長。者。及。師。友。朋。輩。歡。笑。叫。呼。角。藝。論。文。之。樂。想。長。者。羈。遲。滬。瀆。坐。看。興。廢。亦。殊。難。爲。情。耳。蔚。師。於。姪。離。前。匆。赴。長。沙。未。知。安。抵。否。尊。處。如。能。通。郵。幸。代。鄭。重。致。意。姪。受。父。師。訓。不。敢。有。負。所。學。憶。十。五。六。歲。時。卽。以。康。民。濟。世。自。任。及。受。業。蔚。師。又。幾。無。日。不。以。正。人。心。救。民。命。相。勗。今。國。破。之。餘。中。心。如。醉。顧。瞻。四。方。蹙。蹙。靡。騁。追。維。志。業。豈。忍。言。哉。苟。敵。軍。不。去。決。無。謀。斗。升。以。資。事。畜。之。道。刼。後。家。中。落。尤。不。得。不。謀。斗。升。以。資。事。畜。還。乞。長。者。於。故。土。留。意。則。又。匪。僅。事。畜。而。已。萬。不。能。成。齋。心。居。念。竊。願。爲。農。夫。以。沒。世。矣。荔。英。嫻。習。家。學。飫。聞。師。訓。諒。亦。能。同。甘。寂。寞。長。者。於。視。膳。問。安。之。餘。更。望。以。賤。意。致。之。長。者。亦。縱。不。能。信。吾。素。志。見。諸。行。事。盍。歸。蘿。村。作。亭。林。船。山。以。老。雪。恥。報。仇。於。數。十。百。年。後。也。諸。維。珍。衛。不。盡。欲。言。

復張菊生先生書

前奉惠書。諄諄以嗣響東林爲勗。今高顧講學之鄉。已淪爲犬羊窟宅。深固而不可拔。蔚師亦遠遯桂郡。母校藏書。蕩爲灰燼。東南文物。幾幾摧殘無餘矣。而敵方大張讀經之說。腐朽庸愚之人。不爲其蒙蔽者幾希。蓋敵之政策。愚頑民以釋教。戲小儒以孔子。釋氏戒殺戮。孔子尙忠恕。而彼之所作所爲。適得其反。如此之人。而欲言尙釋尊孔。欺人孰甚。往歲彼邦孔廟落成。許靜仁先生將出席致詞。先期送書蔚師。屬譚講稿。蔚師語龍曰。東人尊孔。其國策也。又曰。彼邦以王學強國。舍良知而得其偏。今尊孔。恐亦如王學。異日必將迷惑國人。又曰。橫覽東西洋諸國。靡不自愛其文化。擴而充之。深入於他國之人心。而吾人於本國之文化。孔孟之道德禮義。修己治人之大原。轉略而不講。或且推去而任人以挽之。悲乎哉。今果如蔚師所料。江南淪陷各縣。均已次第奴化教育。而有所謂設讀經一課。龍爲之昕夕。旁皇深恐我國三千年來立國之精神。爲其漸滅。而國家亦永無復興之日也。夫經者。經國也。十三經爲我國寶典。亦我國三

千年來文明之所寄。故言經學不可離我國。言尊孔更不可離我國。若離我國而重經學。僞也。離我國而尊孔子。更僞也。是愚民之政策也。何也。經學之所以可貴。孔子之所以可尊。要皆不可離乎國家。我國人若離本國而讀經尊孔。是數典忘祖。並其讀經尊孔之資格喪矣。十三經中。尙三書傳。中國之古代史也。三禮。中國古時之制度儀節也。易經爲中國哲學之祖。爾雅爲中國訓詁之宗。毛詩三百。彰民情世風之大端。論孟孝經。著修己治人之宏綱。皆所以垂教後世。使國人知何以立其身而愛其國也。若今之所謂讀經。亡其國而讀其書。其刺繆不攻自破。春秋曰攘夷狄。公羊傳曰復讐。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今敵夷狄也。仇也。當攘之懲之膺之也。彼欲我讀經。其果欲我復讐而攘之懲之膺之乎。抑亦愚民之政策乎。况所謂講經之人。類皆腐朽庸愚之徒。讀聖賢書。所學何事。叛道媚敵。覩顏講經。不知何以對孔子。何以講經學。成仁取義。又將作何解。龍敢斷一言曰。有講經學問之人。決不爲奴化教育講經。爲奴化教育講經。卽無講經學問之徒。或此輩之中。偶有一二熟於經義者。反足彰其寡廉鮮恥。則其講經資格。亦爲之喪失矣。昔陸稼書先生曰。讀論語一節。人格當高一

分。如上所言。則並其人格而喪失。無異於禽獸矣。敵之所以欲援引若輩者。正利其腐朽庸愚。正利其寡廉鮮恥。將爲誣聖亂經之說。將爲亂名改制之論。而正大之經義。勢必日晦。日亡。而奴顏婢膝之行。勢必日滋。日長。彼之所以讀經。無非欲取姑與。亡我文化。使人流於禽獸而不自知。爭掙嗜利。自相殘賊。匪僅滅我國。並可滅我種也。至於尊孔。以孔子有二千年之信仰。深入人心。而我國自十六年廢止祀孔。薄學鄙視孔子。全國思想。新舊龐雜。彼之尊孔。正所以收拾人心。爲一時之政策。將來鄙棄孔子。可斷言也。論語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則孔子痛嫉外患。情見乎辭。今欲亡其國而尊其聖。其刺繆更不攻自破。總之尊孔讀經。祇應發自我國。而默化世界。方爲真正之誠意。若發自外邦。則必爲凌毒我國之陰謀。而其陰謀易於惑人。人爲其惑。爲害至大。不敢不辨。伏望長者著文論之。使國人留意焉。建國以還。新舊背馳。新者眩於外人。舊者囿於古說。今聞讀經。新者昧於經義。以敵之故。嫉之更甚。舊者鬱勃既久。一聞是說。躍然而喜。於是冒天下之大不韙。而不悔不知。敵之收拾已得之地。卽利此輩之人。而此輩之人。又被其尊孔讀經之說所誤。自以爲此身之出。爲人民。爲

名教。哀哉。蓋今日大患。不在敵之能得我土地。而在敵之能得我人心。又不在敵之能收拾我人心。而在敵之能以讀經迷惑我人心。故務懇長者貢獻中樞。速令教育部通飭全國學校酌量讀經。既可杜敵人之奸謀。又可收經義之實益。或以國步阽危。至於今日。戡亂禦侮。經緯萬端。讀經事緩。無暇及此。不知讀經一事。繫於國本。况又爲當前人心得失之樞機。若推去而任人挽之。則又匪僅經學文化而已。

上張仲仁先生書

前在集雅公寓。快聆塵教。復承惠贈大集。拜讀再四。憂國傷時。仿佛杜老入蜀之作。可敬可敬。騶從赴漢。愧未走送。元老參政。諒多獻替。凡我蘇人。莫不踴躍。惟龍有一言敢貢。閣下者。向讀曾文正復彭麗生書。有無兵不足深憂。無餉不足痛哭。獨舉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義恐後。忠憤耿耿者。不可亟得。而以爲不可救藥之端。在於人心陷溺。廉恥道喪。今日情形。正復類是。尤可深憂而痛哭者。人心陷溺而不怪。廉恥道喪而不責。而反以爲不忍人民之塗炭。非得已。

也。龍來海上。嘗切齒於所謂自治會者。人每怪之。目爲迂闊。詢之其所持論。愛民而已。近又得閱僞江蘇省公署成立宣言。謬說亦大抵相同。後者固不屑與辯。前者易於惑人。又不敢不辯。我江蘇淪陷。政府事前未能布置人民。自有其責任所在。惟所謂民者。固無不自愛其國。亦決無以政府失於布置。而竝其國不愛。苟非禽獸。自皆敵愾同仇。欲得其當而甘心。雖然偶有一二認賊作父之徒。實亦上行下效。由於士夫之媚敵所致。所謂自治會者。一己之人格問題。姑且不論。卽以其徵繕糧糈。奴化教育。兩事言之。其罪已通於天。我國家今日之所依賴者。長期抗戰而已。長期抗戰。所以使敵消耗實力。今所謂自治會者。乃資敵以實力。敵得以淪陷區之實力。攻我未淪陷區。則所謂自治會者。是間接亡我國也。至於奴化教育。無待贅述。直是永久亡我國也。卽使淪陷區域。以所謂自治會之故。人民得稍偷安。則所謂自治會。又何愛於淪陷區之人民。而何惡於非淪陷區之人民也。同一人民。愛惡迴殊。愛民豈如是哉。況以愛少數之人民。而貽大局之禍害。以五千年炎黃祖宗之錦繡山河。而易不肖子孫一時之苟且偷安。愛民豈如是哉。昔諸葛武侯六出祁山。退守每焚民屋。近似今世

之焦土政策。可謂諸葛武侯不愛民乎。張巡守睢陽。闔城食盡。致殺其姬。可謂張巡不愛民乎。近若史閣部闡典史諸公。莫不以國家正義爲重。未聞以不愛民責之者也。否則留夢炎。張宏範。范文程。洪承疇之輩。俎豆馨香者久矣。繆妄之論。古今有之。明之亡也。或謂清主取諸李闖。清之亡也。又或謂之遜位。邪說警世。莫斯爲甚。人格國格。凌夷極矣。今日之欲言救國。正如文正之時。首當力闢謬妄之論。然後人心有所正。廉恥有所重。仇讐有所歸。恢復有所圖也。幸我公不以迂闊視之。曾文正之所以終成大業。卽由於甘比迂闊。而力矯世俗。我國家今日之敗。亦卽由於步趨時好。而不甘迂闊。毫釐千里。可不懼哉。白居易有言曰。以直言危行爲狂愚。羅點有言曰。衆皆嘿。己獨言。爲沽名。龍敢蹈狂愚。沽名之咎。而不敢不陳此迂闊之言。惟望我公提議參政會。請求政府。明申大義。昭示中外。竝請將所謂自治會附敵諸逆。嚴令通緝。雖知無補時艱。然實有關大本。如何之處。還乞主裁。其他治本治表。尙有管見。容再瀆陳。悵望故土。無涕可揮。仰瞻南天。神馳不已。

答某書

四首代

損書奉稔。喜何可言。惟毅然入地獄。不能無惑。向在漢皋。已知一二。尙不敢信。噫。竟至此邪。某雖不肖。日擊五十萬人民。蕩析離居。遣此鞠凶。未嘗不中夜旁皇。漚然出涕。有念於民爲邦本之訓。惟所以愛之之道。竊不敢苟同。誰生厲階。竟至此邪。某自問不能如君意。去歲大病幾死。閣下以某爲已死可也。

前復諒達。復有贅言。吾家曾王父罷仕後。不爲薦紳。而隱闡闌。家訓不准子孫與地方事。某雖炎炎。有經世志。固亦在彼不在斯。至於某欲引某。諮詢地方。某雖不肖。尙不至此。大人老矣。君亦當念涓陽之情也。不然。先人敝廬已燬。某謹俟某之所爲。

庭諭附來函。辯可奪蘇張之巧。夫復何言。國家固未至絕望。絕望則又有何說。去冬辟難。見老農有田十餘畝。粗糲鹽菜。怡然自得。某雖生長富貴。澹泊幸能忍耐。將來萬不得已。待手足殘廢之後。此涂總可自埋。豈必富貴能爲人邪。比者此間正氣猶存。君又弗謂我無人也。

某來。具柬招某公及某等宴。某公以短柬報之曰。時方顛沛。何忍徵逐。羈跡海上。不知何以報國家。來柬。雖與君同里閭。苦無深交。不得謂之友朋聚舊。故辱愛。實不敢當。或云地方事。則更非某等所知矣。聞承過。避難中。卑隘不堪。客謹先。增駕。惟自愛。不一。君覽之。可知邑老好惡。大學曰。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譬必逮夫身。某將離滬西行。歸不知何日。相見更不知何日。此以爲別。幸保首領。

與從遊諸君書

國家之成敗。由教育也。教育之敗。爲學作人。離而二之也。夫學校自修身。廢訓育。有專職。教師去。上課而外。學生德性之薰陶。人格之感化。無有留意及者。循是以往。遂至學校如市廛。學生以求知而足。教師亦以得值而足。師生風義。掃地盡矣。教育敗而國家亦隨之敗矣。蓋教育有所謂見於道。得於精神魂魄。有所謂見於器。得於體質形相。爲學。見於器也。得於體質形相也。作人。見於道也。得於精神魂魄也。昔鄢陵之戰。大宰伯州犂侍楚共王登巢車。望晉軍。以晉公

卒告王。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嗚呼。伯州犂晉人也。苗賁皇楚人也。皆良士也。晉楚雖同屬黃胃。同隸周邦。惜乎二子之材。不爲己用。而爲敵用也。元之興。自漠北。清之興。自肅慎。然竭忠盡智。爲之謀主。奚必其種人。史天澤廉希憲。范文程。洪承疇。皆生於宋明之朝。育於宋明之土。受教於宋明之師者也。彼豈非所謂良士哉。惜乎其忍見宗社爲屋於己之手。而以付異族也。撫今思古。余滋痛焉。若斯人之所以如此者。皆有見於器。無見於道。有得於體質。形相無得於精神。魂魄之害爲之也。孟子滕文公篇曰。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明人倫者。卽所以作人也。故古之教育。作人爲重。學問次之。學者何。孝弟而已矣。孝弟爲作人之本。故古之教育。作人爲重。學問次之。諸君勉乎哉。至於作人之道。詳於經傳。無庸贅述。惟在今日。余於諸君有三致意者。周易乾卦之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中庸之言曰。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論語之言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儒行之言曰。儒有委之以貨財。淹之以樂好。見利不虧其義。刼之以衆。沮之以兵。見死不更其守。可親而

不可劫。可殺而不可辱。此作人之大本也。然而君子潛修。不求人知。古之學者。純乎爲己。故易有潛龍之訓。而有乾乾之德。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諸君勉乎哉。學記曰。呻其佔畢。多其訊言。及于數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龍嘗懼焉。龍又懼爲嚴師難。爲良師更難。余竊願諸君親師而近道。師生猶友朋也。有善相勸。有過相規。猶兄弟也。相爲提携。相爲淬勵。龍德薄能鮮。年二十來膺講席。時不我與。於茲二年矣。中更國難。與本校患難相依。蒿日時艱。由憂國而愛國。由愛國而愛諸君益切。由愛國而憂國。由憂國而憂諸君亦益深。良以國家至此。所依賴者。惟在青年。胡文忠公曰。國家生賢。良忠直之才。當爲國家愛護之。龍尙敢不爲國家愛護賢良忠直之才。而諸君亦不可不勉爲賢良忠直之才。而使龍有以愛護之。龍外恫國難之日亟。內懼教育之無方。故集會訓話。使諸君知爲學作人之道。有疑可問。有難可告。亦庶幾所謂見於道。得於精神魂魄。成良士而爲國用也。

寓樓讀書圖記

龍嘗讀儀禮。知古者士大夫老則歸於其鄉。大夫曰父師。士曰少師。皆稱之曰鄉先生。與於鄉飲酒。鄉射之禮。何其樂也。又嘗讀漢書。知疏廣受以年老一朝辭位去。公卿設供帳都門外。漢之士大夫老則歸於其鄉也。又嘗讀昌黎送楊少尹序。知車數百兩。道路觀者多嘆息泣下。唐之士大夫老則歸於其鄉也。雖然。白太傅寓東都。歐陽文忠寓潁上。王荊公寓金陵。蘇文忠寓吾邑。則稍稍異於古。老而不歸其鄉矣。辛亥而後。清之士大夫類皆不歸其鄉。北則寓天津。大連。青島。南則寓上海。香港。獨上海爲士大夫所尤喜。東莞張豫泉提學。賢士大夫也。年八十有一。寓上海者二十有八年矣。上海自江甯條約。關爲中外互市之所。利用厚生。商賈蜂屯。蟻聚。不可爬梳。奇技淫巧。遠若華盛頓。巴黎。柏林之物。近若印度爪哇。琉球。日本之器。魚龍曼衍。日入以萬數。人皆晏安。俗迺偷佚。然而失職之官。觀風之吏。所謂士大夫往來其間者。月必以千百計。國故方聞。因是往往彙集。若寓之以道。則知四國之爲。聞見博洽。無荒陋之譏。鄉曲之誚。或如白歐蘇王之撫故拾遺。鼓舞人倫者歟。則晚近士大夫之老而不歸其鄉。而寓此邦者。果如是乎。提學之寓於是邦也。異於常人。非飲食。惡衣服。卑宮室。

雖寓是邦。無殊其居鄉時。近倩北流陳柱尊先生繪寓樓讀書圖。命記於龍。龍於先生猶習之。之於昌黎。而於提學猶子由之。於韓太尉也。然則提學此圖之意。豈寄其老而不歸其鄉之悲邪。抑亦如白歐蘇王之工其文辭。鼓舞人倫者邪。天步日艱。日蹙國百里。提學之鄉。淪爲異域者將一年。鄉飲酒鄉射之禮。徒令人夢遊神往。提學之悲。悲可知矣。然而疏氏楊氏之老而歸其鄉。鄉人尊親而化俗。效不出百里。德不被百世。視白歐蘇王之工其文辭。鼓舞人倫。又不知孰得而孰失。卽鄉飲酒鄉射之禮。名實相校。勞逸相比。更不知孰得而孰失邪。提學工詩。說者謂繼緒於白歐蘇王云。

送洪君昂序

譜弟涇縣洪君昂。自海上出吳淞口。經江蘇山東河北諸行省海岸。入大沽口。至天津爲商賈。而君昂固非商賈者流也。家本右族。其曾大父琴西都轉。佐曾文正公。有大功於吾蘇者。年未冠。與龍同受業太倉蔚芝尙書。博通經史本原。沈毅有卓識。在錫三年。恩誼逾昆季。與龍同年生。月日後於龍。歲丙子同

畢業國學專校。約余同赴日本國。時余方應高等文官考試。未果。君昂遂去。舊京。越一年始東行。未幾國難驟作。首都淪陷。君昂流涕歸國。居海上。余亦倉皇出走。幾陷賊中。去春始輾轉亦來海上。與君昂相見。自君昂之東歸也。江西湖北廣東諸行省相繼不守。而大計亦不知所之。君昂爲商賈矣。出吳淞口。殘陽廢壘。風景不殊。自是而北。弔田橫之島。周歷山東諸海嶼。想見明季之士。義不食周粟之情。固君昂之所志而不忍爲者也。又自是而北。入大沽口。聶將軍之餘烈。想猶有存者。惜乎自辛丑之約。大沽等廢墟。况夫禍變內起。腹心先壞。古所謂燕趙慷慨悲歌之士。縱有亦不能用。固君昂之所痛而故爲商賈者也。雖然。百里奚舉於商賈。而強其國。弦高以商賈存其國。子貢亦以商賈教越。勾踐以沼吳。范蠡則功成而爲商賈。君昂又奚害爲商賈哉。士大夫之苟偷也久矣。爲學爲政。奚一非彼此商賈。患得患失。尤或過之。甚至名節操守。不商賈於此。則商賈於彼。臨財苟得。臨難苟免。待沽而已。若市井之商賈。又焉足責。今君昂爲商賈矣。當必有異於市井中人。而與爲學爲政之商賈者。亦自必痛惡而深戒之。其如子貢之雪其恥。范蠡之復其仇。弦高之存其國。百里奚之強其國乎。

則北門之大沽。南疆之吳淞。還我鎖鑰。永固吾圉。竟聶將軍之壯志。大曾文正之勛業。吾有望於君昂此行。

故臺灣總統唐楹帖跋

此外伯舅北流陳柱尊先生家藏故台灣總統唐公帖楹也。嗚呼。台灣之割。忽已四十五年。而去唐公之歿。亦三十有七年矣。台灣者。左文襄公所謂南疆八省之門戶。猶北疆之有朝鮮也。首枕閩海。尾掉羣嶼。屬島凡二十九。互數百里。吐納萬靈。網絡神委。明季曠而不修。爲荷蘭人所有。後鄭氏父子逐之。奉明正朔。克虜敗。清置台灣道。光緒中。文襄公始奏改行省。公以越南之役有功。官五品卿。授台灣道。尋遷布政使。署巡撫。當割台命下。主事邱逢甲。主自主。台民爭贊之。改制民國。擁公爲總統。初。公嘗抗疏請援贖遼例。免革。不報。台民憤。迺決製旗上印綬。公痛哭。朝服出。望闕拜謝罪。始北面受任。未七日。敵軍攻台。屬基隆。陷獅球嶺。縣金六十萬。購公。兵大潰。公歸廈門。圖再起。終不成。越八年。公竟憂憤死。嗚呼痛矣。我中國之割地喪權也。非自甲午始。顧孰有如公者哉。事雖

未成。其傲然不誣之志。亦足以愧靦顏事讐者矣。觀其楹帖。筆勢縱橫騰躍。益想見其爲人。使公不死。而觀今之世。尤感激憤發。當何如耶。公諱景崧。廣西人。

上袁伯夔先生書

頃間趨謁。未獲奉誨爲悵。歸寓拜讀賜書。會龍晨間卽出。便爾相左。尊集遲繳。皇懼萬狀。龍少而旁瞽。喜言經世。以爲古者道術未裂。官師合一之際。所師者守官典法之人。所學者體國經野之方。卽漢志之十流。亦無一非欲以其說行世。豈獨儒家已乎。自道術裂而政教分。有所謂義理考據詞章之學。以一端鳴世。世亦尊尙之曰學人。甚至相扇相轢。各以爲得道之全者。陳編自囿。炫其高尚。屏聖人知不可而爲之心。以功利毀之。此道術之所由裂。而國家之日益敗也。亭林先生嘗謂能文不可爲文人。龍經經墨守。未敢或失。昔之所學如此。己之所期亦如此。顧旣不爲文人。又奚必求爲文。孔子曰。出辭氣。斯遠鄙倍矣。自揣所作。率多鄙倍。故欲芟夷磨光。勉底於成。小戴記經解。篇絮靜精微。易教也。此惟我公之文。足以方之。盥誦再四。憂時之心。經國之業。公自不爲文人。而文

亦斯遠鄙倍。接桐城諸老。知道而不朽也。龍嘗慨漢唐以降。知道者文每不至。能文者又不知道。昌黎能文矣。原道羽翼六經。猶祇氣盛言宜。苟揚之大醇固不逮。雖小疵亦不若其有故成理也。宋儒質樸。闇然日章。非學道深者。讀語錄爲之昏昏欲睡。明王文成天資飄發。然文又不免中制舉害。信難乎其全矣。晚近而還。論學述作。以鈞元提要爲事。於是文章幾等科條。言之不文。行遠乎哉。尊著中龍最服膺。息庵記及與伯魯書。殷殷以載道爲勗。伯魯龍舊交也。羨之不已。昔章學誠有六經皆史之說。今公之六經皆文。尤足啓龍魯劣。往者蔚師亦嘗諭之。蓋非通其文不能知其道。文以載道。因文明道。而所謂道。又必一其道術。合其官師。非知道不能通其文。不然文人而止耳。曩謁長者。承諭不爲文人。感激無似。惟由文而幾道。明道而通文。想長者必有以啓發之。如於伯魯然。

潛齋初稿

勵行存詩

北流陳荔英勵行著

中秋望月憶家

客裏相逢共舉觴。憑欄佳節意難量。蒼天擎出團圓鏡。玉桂頻吹澹蕩香。銀燭千家齊拜月。孤鐙有客正思鄉。遙知萬里家園樂。栗果堆盆夜未央。

咏海上近事

閒從海上說繁華。心緒無端亂似麻。白日可憐迷管角。神州誰識滿龍蛇。近傳豔蝶飛東國。又報芳蘭附使車。對此聊堪傾一盞。月明皎皎上窗紗。

寄瑜瑁梧州

數年喜得君爲友。此日相思自不禁。花下夜闌驚籟寂。樓高曙曩覺寒深。常嗟一別關山隔。况復他鄉歲月侵。回首蒼梧三萬里。梁屋顏色夢中尋。

病中作

小病纏身體亦疲。腦中千馬若奔馳。寒鴉亂我三更夢。明月鈎人萬里思。舊恨原如秋雁影。新愁况聽夜猿悲。殷勤一語才相問。底事悽然淚似絲。

思鄉

離鄉安得不思鄉。歲月蹉跎恨更長。最是荔枝紅勝錦。况兼松韻妙於簧。家山萬里應依舊。遊子多年暗自傷。一寸歸心憑好夢。只愁紅日上門牆。

除夕

又是他鄉度歲時。圍爐差慰半年思。梅香雪豔春將吐。酒綠燈紅醉不辭。喜對親朋消別恨。漫將哀樂入新詩。明朝佳氣盈天地。一枕鶯聲夢覺遲。

梅園看菊

名園何日不宜遊。况值霜天萬象秋。濃淡花妝俱絕代。杈枒傲骨更無儔。馨香染我魂俱醉。紫翠連山影欲流。如此風光能幾度。只憐筆底未能收。

大霧

晨鐘裊裊夢魂驚。佇立南窗眼未明。碧水青山渺無迹。來牛去馬但聞聲。迴思上古蚩尤亂。更憶前年海國兵。同是煙雲遮大地。填胸感慨可能平。

送二百弟還家

客裏送行夜。門前雙淚流。歸心兼浪湧。家夢壓雲愁。相見知何日。他鄉只益憂。

慈親憑汝慰。努力治園疇。

秋日書懷

又是秋痕上柳條。新愁重把酒杯澆。人情更比浮雲薄。客鬢爭如古木凋。歸夢不辭千里外。斷魂猶自一身遙。天涯何限傷心淚。獨向西風賦沈寥。

懷舊

蒼梧雲水隔南天。秋雁來時思悄然。惆悵當年微雨後。一聲長笛別江邊。携手欣然步晚霞。田間漠漠只聞蛙。東籬秋色今如許。天末懷人各一涯。

國專校園卽景

紛紛蛺蝶舞斜陽。花落花開枉斷腸。如此園林容佇立。秋光好處是他鄉。

咏芍藥

秋雨秋風向汝吹。翠鬟不受夜霜欺。生生喜與黃花鬪。多少深情欲付誰。

憶鬱林萬花臺

萬花臺負萬花名。惟有寒鴉繞樹鳴。夢裏雲天真入畫。家山恰在畫邊生。

憶鬱林南橋江

滿江秋浪鬱難平。多少愁人淚化成。我亦幾回來獨步。不堪江畔湧松聲。

重九登惠山

冷翠寒煙畫此山。九龍高處試登攀。遍尋詩句吾何有。欲插茱萸路幾彎。霜葉也如詞客醉。雁聲疑帶好秋還。旅懷况值風光老。極目天邊淚已潛。

憶家

風霜蕭瑟滿江城。陡覺相思一夕生。浩浩雲天鴻自去。重重關塞鼓無聲。最憐黃菊零星在。可奈歸魂獨自行。兩載天涯成底事。家書聊以慰中情。

春假將屆伯父詔歸滬寓喜賦

春神主大地。萬象爭光芒。春花自含笑。春柳時欲長。春水碧溶溶。春風亦悠揚。春聲清以婉。春心何洋洋。伯父有書來。詔歸傾千觴。喜極意轉急。願卽時起行。想見諸弟妹。慌忽在身旁。一杯復一杯。人與春皆狂。

遊東大池

東風織得柳絲成。片片飛花濺水明。魂斷微波深淺處。新鶯故作兩三聲。

春雪

正是花愁鶯更愁。樓臺畫粉雲時休。如何誤作莊周夢。料得春風不汝留。

喜雪

萬道清光照鏡臺。紛纒玉屑入窗來。碧闌干外梅千樹。亂逐瓊花一夜開。

雨夜

獨坐焚香百感攢。不堪風雨打花闌。也知無地埋憂種。可奈孤燈是恨端。更漏遠隨檐滴亂。客心都化淚痕酸。明朝更有難禁處。滿地零紅忍細看。

得弟書

日日憑欄聽子規。兩行書至慰相思。故園又值枇杷熟。苦憶當年共折時。

寄瑜琯南甯

兩地相憐白露寒。可曾車笠倍悲歡。莫言鳳紙通勞結。紅葉書來又細看。

遊東大池

澄波一鑑照青山。石磴重來不厭攀。坐背夕陽生客思。行隨落葉覺身閒。已憑松柏遮荒塚。國難陣亡將士墓上植松林何復刀兵震百蠻。濯足濯纓無一是。英雄肝膽濟時艱。

答嘉秀

萬朵芙蓉刺眼明。又逢天末雁南征。疎疎數字供相憶。淡淡浮雲繫遠情。露冷中宵貪看月。樓高曙襲苦聞箏。何時得遂西窗話。瑟瑟梧桐葉滿城。

火車卽事

腸斷車輪十萬周。江南雲物望中收。迎風柳眼青如笑。出水秧針翠欲流。落落胸懷無芥蒂。茫茫天地豈蜉蝣。人間多少蠶塵事。却羨鷗夷泛扁舟。

春歸

一年容易春歸去。縱有知音喚不回。傳語故人應記取。且將心事寄荷杯。

九日登惠山

籬菊半開佳節至。登高何處望鄉關。常尋家夢疑非夢。每踏龍山憶故山。黃葉寺中秋色老。平湖烟外客心閒。漫將杯酒歸來酌。望斷迷茫暮靄間。

秋深喜雨

鴻雁幾聲過。秋深入畫圖。疎林散紅葉。清霜報井梧。如何中夜雨。滴滴化珍珠。夢知涼意重。遽遽添羅襦。雙眸明耿耿。千思相縈紆。躊躇待明日。輕烟淡欲無。

清風透我骨。萬象一以蘇。寸心似有得。欲寫復難摹。

遊石門

雲外開幽境。峻嶒見石門。排空雙壁立。拔地一關尊。雨急應成瀑。風淒自斷魂。不禁故里念。林壑夢難溫。

夜望

斜倚闌干趁晚晴。銀河歷歷望中清。遙聞鼓角驚天末。長怕烽烟礙月明。寒露欲侵人幾處。客懷無奈夜三更。英雄定有除戎策。共卜他年是太平。

避兵上海法租界書寄雲潛無錫

夜夜夢君到我鄉。那堪夢醒轉迴腸。却思故里如君里。每把花黃對酒黃。月色溶溶弄清影。秋聲續續送寒霜。不歸未必多愁苦。早讀平安語數行。

到家

飽聽三月申江礮。差喜猶能返故鄉。往事難尋如夢過。家園重見幸親強。傷心遠塞風聲急。迎我連山竹笋香。今夜舉杯應盡醉。聊溫數載別離腸。

久不得雲潛書悵念行止如何率成一律

歸來勿勿兩旬奇。消息茫然使我思。只恐離憂成白髮。欲尋好夢待何時。閒吟石澗涓涓韻。野步松風颯颯吹。料得天涯人望月。也應憶我斷腸時。

貴縣江邊旅店作

一宵遠客寄江邊。何處茄聲苦未眠。殘破山河羞壯士。亂離骨肉嘆流年。晚霞已逐孤帆沒。寒浪爭侵兩鬢前。惟有天涯無限恨。孤燈相對淚漣漣。

潯中校園憑欄有憶

素心獨倚畫欄長。作客如今又一方。間有雜花紅的的。更看喬木鬱蒼蒼。斜陽彷彿尋幽徑。明月低徊咏舊章。最是懷人音信隔。目緣事事總堪傷。

春日登西山

晴日和風意強寬。此身試踏白雲端。只聞杜宇聲聲急。眼底山河更可歎。閒來合試在山泉。陣陣幽香別一天。許是桃源能避世。那堪回首五湖邊。

乳泉
茶飲

隔林已見畫亭幽。底事初來未許遊。有約相逢佳節日。不應惆悵賦山陬。

李德
隣將

軍所築飛閣爲西山勝景。余初次遊西山。竟未至同行者謂留待清明節遊也。

閒遊勿勿踏歸程。滾滾松濤繫我情。好是頓時回首望。山頭尚有晚霞橫。

得雲潛書詩以答之

是君萬里封書至。喜極難禁淚似絲。莫謂艱辛消壯志。欣聞康健賦新詩。故園桃李應同發。亂世風塵最可思。今日恨無雙羽翼。此中甘苦共相隨。

桂平夜襲警報中至北江觀月

到處胡騫肆創瘢。驚心一夕夢難安。愁看高月明如晝。怕聽危灘浪特寒。北江有洞險灘頗要幾處今宵人影亂。兩江百里櫓聲酸。從來勝敗誰能說。不義行多必自殫。

警報中至荷花池畔之竹林

入秋猶復被炎煎。忍聽橫空劫鐵鳶。誰拔胡塵千萬里。詩慚池畔兩三篇。田田荷葉如翻浪。鬱鬱長林欲蔽天。爲問桃源在何許。却疑無處絕烽烟。

謁馮振心錢仲聯兩師山園

悠悠春水萬山圍。十文林松綠壓扉。一醉敢忘天下計。高樓吟詠待晴暉。美酒酒杯醉豈辭。錫山回首最堪悲。共言歷盡風波惡。贏得村居合賦詩。

海中觀落日

四顧渾無際。茫茫海上心。狂飈吹不已。別思苦相侵。天漢拋長箭。蒼波鑄碎金。躊躇憐暮景。日影忽沈沈。

過香港舟中夜泊

無端冒險此經過。局促孤舟可奈何。南海波濤雲似墨。香江風雨艦如梭。華燈欲亂繁星眼。異地難聞故國歌。極目滄桑三歎息。一彎新月割愁多。

過吳淞口

一道殘陽血樣紅。滿懷愁思客舟中。顏垣敗壘痕猶在。蓬島黃梁事總空。是處旌旗飄異國。無多涕淚濕江風。宋家南渡真堪痛。矢志英雄岳武忠。

#818
2201

82

222/97

